

680.0
632
1

豫河志

于廷鑑署



中華民國十九年重印

豫河志

西平于廷鑑題

重印豫河志序

豫河舊無志也自民國八年吳君詠湘長河務而編輯迺始其書綜事隸物提綱挈領犁然爲治河之導師顧以斷代爲書勝國以前共和而後均付闕如於是陳君兩人繼起纂述復有豫河續志之編補缺拾遺厥功匪淺後先輝映蔚成巨觀以故治豫河者必先治是書而後得所依據以實施其方略洵要冊也惟陳志曾壽棗梨流傳較易而吳志以鉛字排印迄今數稔訪求已艱讀者憾焉于君鏡三洩夔防之三月經營擘畫百廢具舉而行河之餘迺重印是書數百帙以事餉遺工既訖問序於余余代縮鄉符時虞隕越而河防水利則又經國大業爲夙昔所究心者因舉所見以相質曰吾豫爲黃河中游自大禹疏鑿後歷夏迄殷始患崩決至周定五年河以大徙而神禹之故道寢失沿及後世決潰頻仍豫災最劇雖水性之湍激無常亦人事之規畫未盡耳方今寰海交通歐西治河之書汗牛充棟其大要以循源疏治引水灌溉爲主注意水利而不偏重隄防適合於大禹利民之旨加以專門科學研求之精深日新月異有足資吾借鏡者故近世人士輒樂道之惟是銳志歐化而不復措思於固有之載籍則其失也亦與抱殘守缺無異誠取是編

以窮原委則必洞明史跡灼知變化之端參引西法曲盡疏鑿之利於以融會中外斟酌時宜使洪流順軌而崩潰無虞利用有方而泛濫不作始可與言治水矣于君聞之喟然曰是古志也海內望治方殷儻得與當代賢豪息馬論道討論古今治績以企臻平成之上理豈惟永弭河患於無窮樂利且肇基焉詎非豫人之厚幸歟此則馨香所默祝者已越數日余迺綜其語意序而歸之中華民國十有九年七月陸渾李純如序

重印豫河志序

余偕凌廳長雲門會勘河工由柳園口抵鄭州周歷黃河南岸者累日既又奉督修之命仍與雲門偕而于君鏡三實筦河務對於勘修兩役孜孜贊畫無倦色並以河務專書存者甚夥乃慨然有重印豫河志之舉而囑余爲文序之余考有清一代河防經費歲糜數百萬而河決豫境乃至二十四次之多自河督裁改後領菱防者人選漸輕所需經費復削減幾盡而數十年來尙無決溢之患者何也磚石壩崱屹立於驚濤濁浪中堪以捍禦一時且河身較廣尙能容盛漲而殺其勢也顧或以目前無事遂視河工爲緩圖則又不可夫作事宜謀于豫防患必慎於微涓涓不塞瞬成巨浸矣履霜不戒馴致堅冰矣河自三門以下地平土疏復無天然保障其水質多挾泥沙逐年淤澱高出地而甚多就使增高培厚以堤束水亦係治河下策究非一勞永逸之計倘再不知防範一旦橫決則挾建瓶之勢潰溢四出豫甦青徐盡淪澤國豈不殆哉此非過慮之言也試觀下南中汛八九堡及中車下汛二三堡等處或則大河南圍逼近堤岸勢成坐灣或則大溜頂衝堤岸塌陷形成缺口危險已達極點其他次要工程暨例應歲修者証以河流靡定隨時隨地均

有發生危險之可能而帑金多欠料石無存修守皆不足恃舉數百萬民衆之生命財產盡委於不可知之天數而不加援手余誠不解其何說也今幸我同志籲呼於下我當局主持於上當軍書旁午之秋作水患預防之計值物力拮据之會供河工必要之需且所估修者純係石工雖多費在所不計以期保固於永久焉可謂念切民生知所先務矣而豫河志一書又於是時重印以廣其傳凡我同志尙其反覆研究黽勉進行思籌欸之艱難念大汛之險迫持以毅力勉辦事之認真本諸良心冀開支之核實庶幾大工早竣永慶安瀾爲我兩河造福無量也余因治河事重特假叙言發之以自勗而勗人至是志要旨前序論之詳矣茲故略而不論云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滎陽楚緯經序

重印豫河志序

豫河志爲吳詠湘先生所編次同於民國十一年冬曾爲序而行之并另編續志以爲徵實從事菱防者率奉以爲圭臬惟以鉛印無多得者爲難十九年春政府簡于鏡三先生長豫河初蒞任履勘隄工廢墜具舉亟擬重印豫河志若干部分散同人以爲趣事赴工之助來書屬爲之序同方在苦塊中安敢違斬衰唯而不對之義輕弄筆墨顧誼關桑梓未容緘默謹自託於識途老馬爲進數言夫黃河爲禍中夏四千餘年矣自神禹以降如賈讓王景賈魯潘季馴以及前清朱栗靳黎諸公相與焦心殫慮以畢其生除防導兼施外別無異能奇策是豈古人不及今人智哉誠以河自邠山下挾沙而行奇悍實具特性本標兩治其道不過如此也近五十年來厲行石工政策昏墊之患漸減亦成效之略可睹者豈非未然之防較逸於已然善因之工不減於善創歟第無事已久相與安之則亦相與忘之且相與厭之而思去之於是變法之說興焉夫法亦孰云不可變者顧必利害相十百而後可否則必另有確乎不敗之方足以取而代之而後可若云吾以徇時不計其他是直以瀕河千數百萬人生命財產爲試驗場僥倖於一逞同實危之是志詳載例

案實自明以來治河之法之見諸實行者詠湘舉以詔示後世殆予人以可守鏡三此舉勞雖省於始作事尤便於善成其嘉惠於吾豫者至鉅斯皆不朽之盛業也已抑又思之各省諸行政廢署中央可以統一之制行之事同則職同也豫河情形特殊獨與東南江圩海塘異即直魯河務亦容多不能強同之處是宜以完全地方制施之讀是志也當能知之敢舉以爲鏡三告并以告我豫人

民國十九年七月信陽陳善同序

重判豫河志序

秋浦周尙書之巡撫山東也余居幕職司河務尙書輯有治水述要一書復命余參考成案從事補輯每屆汛期隨節周歷各河益資印證嘗言治水之法必先考其源流察其經過利弊擇其善者而從之嗣余管理東豫兩河先後十年一本尙書之說略著成效民國六年來總豫河得見全河案卷有清一朝燦然備具蓋自改制以來曩者河督豫撫及各河道署之案卷悉萃於茲誠恐歲久散佚則將來無所考據因延攬通儒督集幕僚纂集豫河志若干卷信陽陳兩人先生爲刊行之余在事凡五年限於經費計畫諸事多未舉行其行者不過十之一二若減埽增壩若裁兵加餉若沁河改歸官辦若測繪黃沁兩河精密全圖皆拮据就緒而纂集豫河志其一事也近年東西諸國於土木工程之學一日千里吾國之習此者亦日出不窮倘能以新法修治各河一掃數千年之積患寧非快事乃時會多乖經費日絀僅能於昔日之成法畧事補苴爲苟且目前之計豈當事者之木心哉余在豫之日即力言各河受病日深必須速修遲恐遺患忝官鄉邦更何顏以對父老乃去豫八年河安如昔不敢謂昔日之規畫遽能保全至今然不能不深佩於後之來

者維持之心亦良苦矣比得西平于鏡三先生來書謬承獎飾以豫河志昔印無多擬重刊徵序於余余夤陋不文摯意又烏敢拒昔周尙書輯治水各書自題絕句云山崩水竭理還在休問他年覆瓿無余竊慕其意始有是書之輯今幸陳于兩先生先後爲我印行他日文獻有徵皆兩先生之所賜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七月固始吳篋孫

重印豫河志序

昔仲尼論從政特許子貢之達蓋達則政理不達則政不理斷斷然也

延鑑

不敏忝掌吾

豫河政自念服務桑梓歷有二十年雖嘗竭力殫心求達於治體而於河務究未服習譬如北人學沒悚惕在心是以受職以後遇河上老兵宿員罔不虛心諮訪尤思多搜言河載籍藉資考鏡以爲先事之師顧治河專書向不多見紀曉嵐先生全書目錄所載治水之書亦僅二十二種以漢桑欽所著水經爲最古酈道元水經注爲最詳嘗覽至晉司馬孚上表言興水利中有勿使稽延以贊時要二語而恍然於治河之道不外先時籌備臨時策應隨時糾察而已第防患與興利其法當有不同不達將何以籌備何以策應又何以糾察乎因念民國以來黃流無恙吾鄉先生之長此席而有聲者前有固始吳公箕孫繼有信陽陳公善同兩賢者皆河工所稱爲博達者也吳著豫河志陳著豫河續志篇章具在竊幸取則不遠乃檢閱架上續志存者雖夥豫河志則僅餘一部詢諸友朋告闕如者亦復十人而九嗟嗟是志經始於己未秋至壬戌春稿甫脫而吳去陳爲緡成其書當時紕於公帑鐫板無力乃鉛印若干部曾不數年而是書之存於河署者已如碩果倘不

續印并此孤本而再佚恐此後于役河干者披閱續志轉不知椎輪所自始矣顧或謂是志也但錄成案不過文書簿籍之細况近年科學發明河工亦日新月異有志者方研究埃及之治尼勒河美洲之治米西西畢河患除利興力求進化至於吾國所謂石犀銅龍水榭隄柱以及瓣竹糾芟諸法且將薄之以爲非一勞永逸之策則此區區詳案之書有無又奚關重輕不知是志專爲豫作斷代爲書自順治訖宣統二百七十年間黃河漫決凡三十九次而豫境至二十四次之多其經營補苴之迹開卷了然可爲般鑑且此書類分爲五經費一門紀載尤悉旁觀者痛恨昔年河工積弊激而爲矯枉過正之論但言節帑不復顧及督工殊不知惜費誤工之爲害更烈鄭工用帑千萬事經四十餘年尙有談之太息者至乾隆間青龍崗之工堵築用款至二十萬尤鮮有知之者矣則是志之堪備觀省非一端而已也由此考求掌故而更博採叢哲論河各書旁及各國治河新法斟酌損益以求適當未始非借挽狂瀾之一助爰請命大府籌資重印三百部以廣其傳非第彰吳陳兩公之美亦望吾儕同志相與鹽沒以練達河政云爾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歲在庚午仲夏西平于廷鑑謹序於河南河務公署

序

士大夫讀書稽古關懷梓桑凡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靡不博極羣書旁稽衆說精心研
覈辯謬訂訛以爲因革損益隨時考查之鑛証原豫人也黃河豫瀆也源雖發於崑崙然
禹貢導河由積石而龍門而華陰而底柱以至於孟津大伾道經豫境者最多其源流經
緯分合伏見以及疏濬啓閉波瀾蓄洩之法凡我豫人皆當因委窮源逐細研求藉以雪
數典忘祖之譏况職司河務者尤屬責無旁貸更未可以度外置之也顧吾豫自張清恪
公總督河道時著有居濟一得八卷附河漕類纂一卷探入四庫全書迄今二百餘年吾
鄉士大夫以著述鳴者固不乏人而河務專書竟付闕如斯亦豫省一憾事也河南河務
局自吳君詠湘來爲局長乃慨然有修豫河志之舉書成見示并囑爲文以弁簡端余盥
而誦焉除圖以外一源流次工程次經費與祀典終以雜著其體裁已詳凡例無容贅述
其宗旨則以彙輯成案借資考鏡爲主在實用不在空談誠爲河渠歷史上鐵板之主義
夫治河有成績而無定形查張清恪公所陳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諸條固皆躬親履勘事
事切於實用較之萬斯同河源攷薛鳳祚兩河清彙以及崔惟雅芻議或問等書條分縷

晰最稱詳賅惟水視地遷法隨時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必拘拘於簿籍文書之跡則刻舟求劍識者曰悞矣然若無簿籍文書之可憑竊恐書闕有間不特薦紳先生難言之即于役河干人員擗埴索塗茫茫無所據將何從而徵之且信之耶吳君詠湘爲吾鄉望族仕不廢學言有足徵綜計生平宦績由魯而豫從事爨防者十餘稔矣以故紀事纂言皆由躬行實踐而來絕非紙上之空談是志也實與居濟一得爲吾鄉絕無僅有之書余固不敢曰吳君學問經驗與鄉先哲清恪公相提而并論然就豫言豫就志言志搜殘補闕自順康以後之大經大法皆得并垂不朽後之人考已往之成規樹將來之遺範均於是志取法焉其有功於吾豫河防者豈淺鮮耶查河南通志向列河防一門余蒞豫後籌設全省通志局甫經開幕而是志適先告成足資甄採不禁先覩爲快而揭櫫之以餉同人庶可爲防河之一助云爾是爲叙安陽張鳳臺謹識於梁垣公署

序

嘗聞陸朗夫中丞請修河渠志之言矣曰有每歲經營之迹無百年不變之形昔人所編河渠諸書止就彼時事勢而言閱歷年歲遂多歧異不及今釐爲一書則後人考鏡無資蓋官運河道時所上在乾隆三十九年前後總督東河者實爲姚公立德當時雖然其說議修然卒未聞成書迨中丞以居憂按察使復銜命視運河乃自成備考六卷而別著河防要覽一書而皆非此書內所擬自雍正以來黃流之決塞運道之變更閘壩之廢置泉流之通塞官師之增并錢糧之盈絀及時追錄以上接全河備考治河方略行水金鑑諸編之說也賈孫既領河隄之役連年行河之暇每欲考歷來遷變之由與夫前人之良法美意足以爲則倣之資者而不得其書著於世者皆南河諸書其中以行水金鑑爲最後然所載至康熙六十年而止河工之要者在成案則文書簿籍是已亦嘗於此求之然一事始末不能銜接者十常六七或乃僅有其名稱可稽其始末悉付之茫然者亦有之蓋自雍正二年以前豫之黃河或統於南河或兼於豫撫而沁河則爲豫撫專司因其分也而兩不能全雍正二年以後既由副總河改爲總河名曰東河與南河劃然爲二專矣然

二百餘年蘭陽武陟濟甯開封總河駐所既不常厥居卒乃裁總河併於巡撫歲月既已久遠益以遷移之頻迭所謂文書簿籍則架閣之朽腐斷爛者有之交代之散亂湮沈者有之吏胥乘移轉之際隱沒居奇者尤不能免用是有所深懼而興纂輯之意計去朗夫中丞建議時又一百四十餘年而究不敢忘其言以爲及此時而爲之抱殘守闕固已是千百之十一倘復因循將並此十一之僅存者亦且不得而見一朝之大經大法敢以敝屣置之乎於是屬員司以鈔錄之事而貢孫總而輯之先求之檔案其有不具者則編及他書兩年於茲粗得訖役書成名之曰豫河志誠知有如中丞所謂河東所轄開歸二道在黃河腰脊之間止叙一節全體不完然自銅瓦廂決口以後姑無論南河之久裁也卽東河總河所得轄者亦祇河南南北兩岸二百餘里之河雖使今日總河之職尙存亦祇能就豫言豫是編闕略之譏誠所難免要亦竭吾力矣吾力之所不能及者則亦付之無如何耳然如河南通志成於雍正十三年其河防一門於當時興建有關闕而未錄而今之補入者固自不少又如李觀察逢亨所修永定河志在嘉慶之時而於初建隄工及設官設兵諸原案已稱年久卷牘殘缺所甄錄祇百餘年間事而已如此况從二百餘年以

後欲在在原始要終不免感喟於書缺有間矣異日或有所獲當別成補遺一編誓心則然而未敢必其能操左券然自順治之初以逮光宣之時行河之大要略具於是矣循其涂而範我馳驅固三人之師也後之覽者毋亦諒此大輅椎輪之苦乎中華民國十年夏歷歲在辛酉仲冬固始吳眞孫序

序

治河之書舊皆詳於南河而豫爲獨略然河自華陰以東入豫挾建瓚之勢奔騰衝激千有餘里至廣武而下地形尤爲平衍土疏沙浮頗稱難治顧自河流南趨奪淮而後稍不順軌則害及運道是以明清兩朝治河專家若潘尙書季馴靳尙書輔精力皆萃於南河而所著河防一覽治河方略等書亦皆多言南河也詎知南河不治患在脛股豫河不治患在腹心南河不治蘇魯固被其災豫河不治豫直皖先受其害而蘇魯必將波及其究也運道亦不能免豫河顧可忽乎哉今南河絕流已六七十年矣可無贅言所亟宜治者首在於豫然欲治其病必先求其受病之源與歷年所試之法若者爲有功若者爲無效深思而慎擇之庶有濟乎壬戌之夏長耀來長豫之河務適繼固始吳君詠湘之後吳君在任時輯有豫河志二十八卷甫經脫稿而解組長耀得卒讀之於有清一代之經營籌措遷流沿革採錄綦詳堪爲從事豫河者之殷鑑暨凡爲河者韋弦之助也亟囑繕清以付剞劂未及觀成而長耀又受代矣宦海升沉浮雲變幻爰爲是序以當驪歌之唱並以誌數月來鴻爪之留云爾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會川鄧長耀序

黃河發源阿勒坦郭道青海甘肅山陝六千餘里至潼關入豫境又千里出豫境自三門以上河流爲兩岸之山所束循涂守轍不能少縱自三門以下北太行南廣武兩脈截然而止河突得平地挾高屋建瓴之勢奔騰湍悍幾於不可收拾顧河之爲患也其下游或北取道直魯由碣石與千乘入海或南取道蘇皖奪淮由雲梯關入海兩溜不能并大一方卽時有決塞患雖烈而尙有息肩之日獨豫省正當河身土疏沙鬆梁衛數百里間自周定王迄今潰決之事較多昏墊之禍亦較慘此固地勢爲之人力無可如何者禹貢導河龍門以下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皆豫州也于冀兗二州則第曰北過降水至於大陸而已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而已桑欽水經記河水自黎陽以下辭亦較畧蓋繁省異工緩急異勢如此其相懸也有清一代黃河決三十九次豫境乃二十四次而漫溢尙不在內是豫河工程固居全河五之三而強然其時工部河防經費歲糜千數百萬南六而豫四而河臣記河事者如治河方畧河防志略安瀾迴瀾記要居濟一得行水金鑑等書亦獨於南河加詳毋亦以事關濟運京師民食

所繫不得有所畸重與銅瓦廂一決河改漕停都水官制漸次縮減國家之重河工已非復乾嘉道咸之舊然而豫河自鄭工後四十年來猶苟安無事不見災楛之警者磚石壩埽逐年添築碁布星羅足資抵禦且河身較寬伏秋漲發時尚有容納餘地非下游流狹湍急者比也惟是隄址日高淤澱日積勢隨時變不無可虞夫上游者下游之率也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河流無百年不變之形行水亦無一成不易之法驗之實蹟以策其全參之古人以要於久斟酌而用之神而明之監於成憲夫豈在遠已未吳詠湘先生洧長豫河亟欲爲桑梓謀捍患救災一勞永逸之策乃仿南河成案正續編遺意搜查本署檔冊并雜考他書始自清世祖終於遜帝凡與豫河有關者彙輯成帙源流工程經費祀典職官五項各以類從而名人論著並摘要附錄於後都爲二十八卷顏曰豫河志雖自稱難免闕畧然由順治迄宣統二百七十年豫河之制其大要已粗具於此先生之用心可謂勤矣壬戌秋稿甫脫先生去官鄧君鑑三繼之未及觀成余乃續爲參校而付之梓後之從事斯職者誠能手此一編深究古今因革損益之故則所謂行所無事當不難於此中得之將匪獨吾豫一省之福下游四省實利賴之至於職官制度之變遷柳濬船隻之

廢置丁役區域之起訖兵夫食額磚石壩礮柳稽埽材之因時定制允宜原始要終分別表列公餘之暇當爲從事庶績藉竟全功先生其許我乎是爲序中華民國十二年夏歷癸亥立秋前五日信陽陳善同

凡例

一河渠本史志之一類然自馬班而後諸史往往分別部居各爲起訖茲從其體不爲長編以類區之分類之中仍以年爲次第

一言河諸書如全河備考治河方略行水金鑑皆不以志名惟永定河道李觀察逢亨於嘉慶時所修永定河志望江倪中丞文蔚於同治時官荊州府修萬城隍志皆以志名分類標題故從之

一李倪二志分類之法固善矣然傷於瑣屑反易混淆茲編於圖而外祇於源流工程經費祀典爲分別略足盡河之大綱矣

一永定河志於各類之外又有奏議一類是則分類而又兼長編也未免自亂其例萬城隍志無之是矣茲編本以奏議爲主或一疏而必應兩見者則分別詳略

一永定河志有附錄一類萬城隍志有志餘一類茲仿其例綴以附著

一河防固以黃爲重然沁工關繫亦要故河南通志以沁入河防茲從其例名曰豫河志既不專主於黃亦別於舊所謂東河其餘諸水概不及焉

一是編既前無所因故取義於斷代爲書凡屬於有明者河南通志已著之其在民國者則別從詳輯爲續編

一是編經始於民國八年十一月至十二年八月方得付印以案牘之紛繁載籍之浩博參稽考訂實有多人如分任編輯者番禺黎士安夏邑李繼曾商城周德宣李大捷桐廬袁允樞涿縣康昌第昆明孫務義紹興陳鳳銜壽平格孫佐高平祁佑曾銅山崔銘箴任校勘者羅山曹景彬王榮楷校對者息縣黃光遠嘉善陳德輿監刊者汲縣高正樾繕寫者丁啓泰婁鼎銘張貞許述謙例得備書

豫河志目錄

卷一

圖

卷二

源流一

卷三

源流二

卷四

源流三

卷五

工程上之一

卷六

工程上之二

卷七

工程上之三

卷八

工程上之四

卷九

工程上之五

卷十

工程下之一

卷十一

工程下之二

卷十二

工程下之三

卷十三

工程下之四

卷十四

經費一

卷十五

經費二

卷十六

經費三

卷十七

經費四

卷十八

經費五

卷十九

經費六

象
可

志

目錄

河南印刷局印

卷二十

祀典一

卷二十一

祀典二

卷二十二

祀典三

卷二十三

職官一

卷二十四

職官二

卷二十五

職官三

卷二十六

附著一

卷二十七

附著二

卷二十八

附著三

說明

一豫河志本係斷代爲書已詳凡例此圖乃清文宗咸豐五年河決銅瓦廂改道北行後之狀況爲清代最後之變遷

一此圖西自山西陝西河南交界起東至直隸河南交界止並附故道形勢

一河務局管轄工段南岸向自滎澤廣武山起至蘭封止由滎澤而上有邙山爲天然之保障北岸自孟縣起至陳留之竹岡迤東止

一書因斷代故圖中僅分縣界關於現時之組織如各分局工巡隊管轄地段概未列入
一兩岸埽壩工程因河勢變遷時有興廢圖中僅具河之形勢及隄之位置其餘工程限於篇幅概從簡略

尙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戢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

南至于華陰

傳曰華山北而東南

對河爲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東至于底柱

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

然在西虢之界胡渭禹貢指曰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又東至于孟津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義

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南孟津也胡渭禹貢雜指曰河陽本晉邑澧潞縣屬河內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

里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阜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

內黎陽山在大伾乎程氏曰洛既北入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

其流東已遠渾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攷其叙則黎陽實爲旣當而成阜則

爲太蚤也胡渭禹貢雜指曰黎縣澧潞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

武成畢澧屬河南內郡修武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

在游縣東南二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山海經

西次三經不周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侖其光態態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

爾雅釋水

河曲 郝懿行義疏

河出崑崙虛色白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虛山下
基也發源處高激峻湊故水色白也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濟流地中汨激

沙壤所宜其濁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公羊傳曰一曲一直

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佈懷陰引度也考異鄧云河傳者水與

蓋在此也說文云河水出焯焯外昆侖山發源注海釋文引郭晉義云禹本紀焉其意

海經皆云河出崑崙山漢書曰張為使西域窮河源其山多玉石河不見崑崙泡也云世

皆以此疑河不出崑崙山漢書曰張為使西域窮河源其山多玉石河不見崑崙泡也云世

山一出于關于渤澤出平崑崙之西北隅實惟河也西域傳又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

積石山而為中國河云然則河出崑崙便潯行地冬下至蔥嶺及于闐復分流出南出張

崑崙所見蓋謂此矣其去崑崙里統遠近所未得而詳也湖澤即鹽澤也又引郭圖說然

於河出崑崙里數遠近崑崙得而詳新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經紫山直大羊同國虜

曰閭摩黎山即古所謂崑崙距長安五千步而元史地理志稱河源出吐蕃朶朶甘思兩

部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又言朶朶北有大雪山即崑崙不知此乃積石山上

也康熙乾隆年間兩遺侍衛尋河源後乃得之阿勒坦郭勒之西遠出星宿海之上三

百餘里其崑崙乃在今之回部所以知河西崑崙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乃西戎山在

西域地形今採其說曰岡底斯山分爲四幹向西北首爲僧格喀巴布山譯言獅子口

也繞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餘里又西域爲和闐南山及蔥嶺蔥嶺在今葉爾羌喀什

爾境和闐南山在今和闐境和闐古于闐漢書西域傳言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

于闐其實出蔥嶺者尚有南河北河之分與于闐河而三也以今新疆地形驗城和闐

河二源皆出南山東源曰玉龍哈什河西源曰哈喇哈什河也

源流

河南印刷局印

又北流二百餘里而合爲和闐河是爲河源之一源至葉爾羌城東南而合爲葉爾羌源曰焉耆布河西源曰澤普勒善河二水分東北流至葉爾羌城東南而合爲葉爾羌河是爲河源之二源嶺北河者即今喀什噶爾城南而合爲喀什噶爾河二源南源曰雅瑞雅爾三源北源曰烏爾烏蘇河分東流至喀什噶爾城南而合爲喀什噶爾河之北源烏爾烏蘇色赤而濁澤亦謂之蒲昌海也諸河水皆澄清無滓惟喀什噶爾河之北源烏爾烏蘇色赤而濁澤東至葉爾羌東北衝阿喇克之地亦清流見底故統謂之色白也

史記

大宛列傳張騫爲天子言之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漢書

西域傳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水經注

河水 趙一清釋

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也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爲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史張幼功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隘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恆

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

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河水又南入蔥嶺山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道于闐南山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於河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屈從縣北流至河目縣西屈南過五原縣西安陽縣南屈東過九原縣南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又南過西河圖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又東過上郡

高奴縣東

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又南過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汾陰縣西又南過蒲坂縣西

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河北縣南

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流入于河按中山經即渠豬之水也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又會槃澗水水出湖縣夸父山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宏農縣南石隄山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即洛水之支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陽城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門水又東北歷邑川二水注之左水出於陽華之陽東北流逕盛牆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右水出華陽之陰東北流逕盛牆亭東東北與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結姑之水出於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又東

北燭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於衙嶺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右水出石城山東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歷湖東北出謂之開方口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又東北田渠水注之水出衙山之白石谷東北流逕故邱亭東又逕鹿巖山西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於燭水燭水又北入門水門水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側城北流而注於河河水於此有涇津之名俗或謂之偃鄉湖也河水又合左右二水其水二源疏引俱導薄山南流會成一川其二水之內世謂之闌原又南注于河河水右會谷水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菑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河水又東得七里湖湖在陝西七里故因名焉谷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河水東合譙水水導源常烝之山西北流注于河

又東過陝縣北

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干水出南山北谷逕崖峽北流與干山之水會出于山東谷兩川合注於崖水又東北注橐水北流出谷謂之漫矣湖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嶺南

西逕汝陽城南東合漫澗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南出近溪北流
注案其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於河河北對茅城東則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
山南至陝津注河

又東過大陽南

交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注中
澗水入於河河水又東逕大陽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南流
注于河河水又東南左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大陽之山南流入于河

又東過砥柱間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

全氏曰趙冬曠云砥柱山之六

峯皆生河之中流夏后所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都穆云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中循河至三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人解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以三門為砥柱者誤也

山在虢城東北大

陽城東也河之右則峭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峭山西北流歷澗東北流與石峭水合水

出石疇山疇水又北左合西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東于疇之水注焉水南導於于疇之山北流注于河

又東過平陰縣北清水從西北來注之

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清水歷其南東流逕臯落城北與倚毫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谷東南注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右會南溪溪出南山而東注清水又東合乾棗澗水水出石人嶺下南流俗謂之扶蘇水又南歷奸苗北馬頭山亦曰白水原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其水西南流注清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高二十許里

上有泉源不測其深山頂周圍五六里

一清按太平寰宇記東輔山在沁水縣西南九十二里其山及西輔山與析城山相連有相輔

之勢又澤縣沁水源下云害水出西輔山水經云害水出垣曲縣界今本無害水之目蓋缺失矣

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于

其上潛於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卽平山也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爲二澗

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

水一水歷治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西阜下有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

南至下峽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南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河是水冬乾夏流實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爲乾澗矣河水又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疆山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北流注于河卽是水也河水又東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驪山疆山東阜也東流俗謂之疆川水與石瓜疇川合水出西北石澗中東南流注于疆川水疆川水又東逕疆冶鐵官東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合庸庸之水水出河東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山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門也其水北流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右會瀑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北瀑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卽瀑關也瀑水西屈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又東流注于河經書清水非也是乃瀑水耳又東至鄧湛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又逕臨平亭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南對首陽山河南有鈞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故

曰孟津亦曰盟津尙書所謂東至於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又謂之曰陶河河水又東

淇水入焉

全氏曰竊疑是濮梁之淇水而誤爲淇字蓋淇水正流入河支流入濟適當溫原之地

又東過鞏縣北

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縣北有山臨河謂之臺崩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洛謂之鮪洛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於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河

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水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臯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臯分河河水又逕黃馬坂北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臯西大坂者也河水東逕成臯大伾山下尙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沉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卽是山矣伾北卽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沛水自溫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卽沛沈之故瀆矣河水

南對玉門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東關水出於嵩渚之山也泉發于層阜之上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也東流爲索水西注爲東關水西北流楊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于東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水自東浦西流與東關水合而亂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又東北流注于汜水汜水下北合鄆水水西出婁山東北流逕田鄆谷謂之田鄆溪水東南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臨長河

又東過滎陽縣北瀆蕩渠出焉

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蕩蕩渠也

余氏曰以滎澤爲禹所塞善長之謬極矣一清按禹貢豫州云滎波

既豬禹陂水爲澤故道元濟水注云大禹塞其淫水則指既豬而言此言禹塞滎澤辭不達意未爲大非惟云開之以通淮泗則指鴻溝爲禹迹乃其謬耳漢平帝

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隄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築隄防

修塌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滲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渠口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又東逕八激隄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河水又東逕卷縣北又東北逕赤岸固北東北而注之

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

河水自武德縣東至酸棗縣西澗水東出焉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是爲靈昌津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也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即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

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今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也城內有故臺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白馬瀆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爲長壽津

河之故瀆出馬

馬賁雖指曰按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成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爲東濮見行之河則叙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爲清河漳水之所行則叙入清河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釡二渠以引河一則灑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潁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也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禹貢兗州九河既導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句盤鬲津也同爲逆

河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授矣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蹟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

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又東北右過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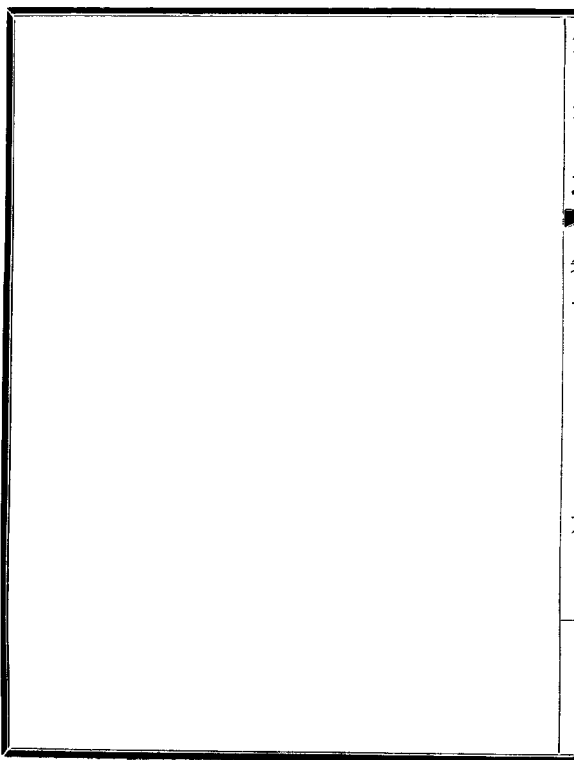
河水東逕鐵邱南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人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又東逕鄆城縣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北岸有新臺爲盧關津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也

左會浮水故瀆

故瀆上承大河於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故瀆東絕大河東逕五鹿之野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又東逕衛國

縣故城南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

又有漯水出焉又東北過東阿縣北又東北過茌平縣西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又東北過楊盧縣東商河出焉又東北過潔陽縣北又東北過利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



豫河志卷三 源流二

通典

杜佑

按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按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遊天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竝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聞

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種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蔥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固云言九州山川者尙書近之矣誠爲愜當其後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比禹紀山經猶較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云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叟西戎即叙又范氏後漢書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千餘里河曲

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
終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之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
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知觀或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據謂其審
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辨千古訛舛是故曲析言之胡渭禹貢錐指曰按水經敘西域兩
源較漢書尤為明備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遠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
之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
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海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
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遠遠而渤海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渤海
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南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
能親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
纂集之不詳固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山
以下發明頗多其所言崑崙虛也曰淺見未聞非可詳究其言積石也曰宜在蒲昌山下
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洞流雷轉爲葱嶺之脈正其總
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既水經并既道元豈通論哉又曰此渤海當在蔥嶺
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轟牢蘭之類非真海也又出海外二十字即意以
此爲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蔥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蔥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
注于渤海之下則自崑崙而蔥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趙一清水經
注釋曰通典爲學人所尊信其說水經以爲纂集之不詳其摘注云都不詳正又云亦
不尋究是於本書尚未通覽僅撮數言以逞其私說而其所指積石乃是隋置河源郡
唐置積石軍之地誤以龍支之積石當禹貢之積石曾不悉在塞外西南羌者大積石也
在枹罕西北者小積石也地理志括地志之文可覆按也

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於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侯城吐谷渾退保天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使還踰滷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滷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滄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

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積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穆穆哩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遣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庫庫楚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巴爾濟蘇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

朵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

故名鄂端諾爾原作火鄂端譯言星宿也正西三千餘里雲南屬江宜撫司之百北一千

五百餘里帝師薩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鄂端諾爾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二巨澤

名阿刺諾爾自西而東遠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鴛成川號齊必勒河又二三日水西南

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闌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又齊

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為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

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

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測朵甘斯東北有大雪

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言

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和囉海國河合和囉海國河源

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瑪拉噶地又正北流

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

番名伊拉瑪博囉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薩斯嘉庫濟克特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

及克特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

日河水過之

思本曰河遠東持與伊黃巴薩沁河源自嶺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

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

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

思本曰哈喇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

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喇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鄂勒博站折

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奇爾穆蘇河合奇爾穆蘇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

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奎騰原作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

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

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奇爾穆蘇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贊河合彭贊河源自彭

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奎騰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逸水合逸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

流五百餘里過阿勒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臯城鄂州果密站

界羗城凡五百餘里連洮州與彭河合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

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塔布城銀川站與溫水浩壘河合溫水源自祁連山

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江浩壘河浩壘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

注澤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

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

溯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奇

爾穆蘇及奎騰必齊勒也思本曰自洪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八百餘里過

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瀋陽

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臨州凡

一千餘里與察納河合察納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

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葭州東南流過綏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

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

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

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

而東流大猗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

過達勒達地凡一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

東華錄

康熙四十三年待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奏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圍一百餘里鄂陵

西又有澤名札陵周圍三百餘里鄂陵之西札陵之東相隔三十里星宿海蒙古名鄂敦

搭拉登山之至萬者視之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爲庫爾滾

即崑崙也南有山名古爾班吐爾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爾黑西有山名巴爾布哈北有

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蘭杜石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西番國名爲噶爾

馬塘巴爾布哈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沁
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卽古爾班索羅謨也三河東流入札陵澤自札陵澤一支入鄂
陵澤自鄂陵澤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
河東下自星宿海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又南
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雲霧蔽

之蒙古言此山長三百餘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見冰消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
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托羅海山向東
北流於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

里舒蘭河源記大路相同惟稱鄂陵周圍二百餘里而滿列布胡珠爾
黑山烏爾柱石山噶爾馬塘泉噶爾馬春穆朗泉噶爾馬沁尼泉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諭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
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鍼繪圖具說呈
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實
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

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醺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爲河源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爲河源也又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潰而何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兩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謬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爲青海之河源又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爲昆都倫卽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爲回部之昆侖山耳漢武帝所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

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見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蔥嶺以之東和闐葉爾羌諸水漸爲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記河源爲之究極原委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謬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頒布刊刻以昭傳信

河南通志

河南省黃河道南岸自陝西潼關

谷叢云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四十里南有瀋水出此東北有黃谷坂在黃河南岸其坂隆起下

望縣城北有黃河自華陰縣流入與山西蒲州接界東入河南閿鄉縣界衛志城北一入

閿鄉縣境經靈寶陝州灃池新安孟津鞏縣

荇叢云閿鄉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南有閿山爲黃河自陝西華陰界流

入與山西芮城縣分界東入靈寶縣界西有玉潤水全鳩水郎水東有盤澗水西南有阿對泉靈寶在陝州西稍南六十里東南有觀山曹陽水出此入河西南有石隄山柏谷

水出此入河又有石燭山燭水出此入河又有門水自洛南縣流入亦名宏農湖又有豐盛等五十渠引山水灌田 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東北有砥柱山在黃河中去州四

十里即為賁所謂砥柱也又有公自主河在三門山左唐開元中離此通濟以避三門之險約百丈許復入於河西有七里湖自南山入河西南有諶水東有滄水自永壽流入北入於河又有利人渠二廣濟渠一引水入城以代井汲今埋灑池在河南府西一百六十里東北有灑池山湖水出焉西南有馬頭山谷水出焉北有黃河按志黃河自三門集津下迄釣魚嘴奔流迅急舟筏難渡新安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有瞻諸山慈潤水出焉灑諸川水入穀南有密山濠水出焉注洛西南有郁山練谷水出焉入穀河北有隊山長垣河出焉又有灑山回水出焉東北有郎山馬陵川出焉孟津在河南府東北四十五里兩岸平闊河勢漸盛潰決之患從此而始唐時築石隄當河陽平原兩縣岸高五丈闊如之延六七十里今南岸止有二三里北岸盡決蒙縣在河南府東至汜水北一百二十里南有塞戰山下臨玉仙河又有亂石山下有五泉入洛

河陰至滎澤縣而始有隄工

有玉仙山山上有玉仙元君祠前有二泉一為小龍池即小里河源一為黃龍池即汜水源西有大伾山山之東盡於玉門山乃汜水入河處又有廣武山沿河六十里河陰在鄭州西北五里北為武濟山傳有武王濟河處宋元豐中范子淵導洛通汴屢請於武濟山北麓修隄置埽是也滎澤在鄭州北少西四十里有敖山殷仲丁自毫徒鷺即此黃河舊在縣北十里漸南徙逼近城明宏治時徐恪言自孫家渡口舊河疏之經洛仙鎮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成化十五年以水患徙築今縣東北有漢蕩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隋通濟渠也今埋南有大河自此而鄭州原武陽武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魯河亦埋西南有灑然河達於大河

西有須水正德時鑿之以紓河患東南有七里河其源有三一出泰山一出梅山一出賈魯河在開封府西北此入賈魯河東有湖在河之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南徙始在河之北馬屯會流於此入賈魯河東有湖在河之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南徙始在河之北南有古濟水與古陰溝水今皆混入黃河西北有沁河自武陟縣東入黃河南有白溝亦在開封西北九十里東有脾沙岡西有黑洋山河決後皆淪於河南為黃河東南有白溝亦在名清水亦名白河中牟在開封府西七十里有沁水自武陟縣流入後築堰截入黃河其故渠皆為桑田

隄北有汴水即黃河也亦名黃河
南有汴水東流入官渡今涸東南有
人開封府治西北有鄭縣至鄭西
即開封府治西北有鄭縣至鄭西
自明大梁城西南鑿渠引汴水北
不果宋都汴水匯入五丈河者今
即榮陽之京水匯入五丈河者今
府東少南五十里北有黃河自祥
又有蔡河自祥符流入入通許縣
北有巴河一名沁水今濶縣北有
北九十里北有黃河又有賈魯河
水今入於河西北有黃陵岡北有
一十里東北有黃陵岡北有青龍
河隄家河今賈魯河巴河新河皆
忽南忽北今賈魯河巴河新河皆
為沖決之所北有賈魯河又有沁
德府治北有賈魯河元至大二年
南明正統河決而南府治又在北
南虞城在歸德府東北七十里北
每經河溢互相傾注河決考則土
已欲浚支河則易淤塞欲築隄則
自殺又自楊厚口起築隄分水使
水西有孟諸澤今俗呼為渾臺西
州之碭山縣界出河南境 北岸自山西垣曲縣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西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北有黃河自入濟源縣境經孟縣溫縣武陟
太行山南有黃河北有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

縣禹貢導沈水東流為濟西南有漢水東經孟縣入河新志漢水一出始數山一出五嶺

入沁北有漫流水自陽城流入東入河內界東有千倉渠濟水分流也孟縣在河西有漢水

少西有治坂十五里南有沈水即濟水也北有濮水南合沈入河廣二里南有孟津一名陶渚城

即古北中城也金大定中以河患西於故城北十五里徙治焉曰上孟州故城曰下孟州

東魏又築南城在今孟津縣界及中潭城在今縣西南是為三城曰上溫縣在懷慶府下孟州

五十里今逼近城西有濟水南入河北有廣濟河沁水分流廣濟河水入溫潤渠隋刺史賈

引沁為利人河又派流入溫縣故名溫潤有豐利河分流入溫潤渠隋刺史賈

通豐稔河東有不舉多菱荇蒲葦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南有清風嶺源河東有沁

水自河內縣至南賈村入河其支流入縣北東引灌田二千餘頃西南有廣濟河沁水分

流也今河內縣北有小丹河即丹水分流之長明溝也今淤又有上清河即沁水分流之蔡

溝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入修武之三橋陂入衛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地名木欒之店

去衛河百里明萬歷亦至滎澤縣而始有隄工自此而原武陽武封邱開封府北六十

里北有黑洋山東北有淳于岡皆堙于水南有黃河本在縣西北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

十二年始寒按費河自陽武入封邱出荊隆口直東至長垣東明兩縣境從此道宜直不

趨大清河東入於海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海其道最為徑易從來河行之道宜直不

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也西北有沁水一名巴河自武陟陽武流入經于家店北繞

縣南穿桃陂河東注每泛濫則能為害自懷廣增隄逸之水始全落南有翟溝自家店北繞

入即白溝也今埋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南有金龍口即荊隆口自砥柱孟津而下最

為險隘今離河稍遠然地方窪下夏秋水發一隄之外皆為巨浸西南有中灤城元時最

道中梗受江淮之米陸運赴淇仍以舟載送京師改為海運其西為大王廟口順治九

年河決於此決口有積水深汪數十頃深十餘丈今縣治本封邱故城金時以河淹沒

遷治新城元時新城又為河壞仍遷歷祥符陳留蘭陽儀封以至山東曹縣界出河

故城西有董家隄觀黑洋山水

南境

皇朝通志

黃河源出崑崙山在今回部極西境有三源一爲喀什噶爾河出喀什噶爾城極西之哈喇庫勒迤北兩水合流南注東會支河經城東流計千餘里一爲葉爾羌河出葉爾羌城西南山內紆折出分流經城左右復合亦千餘里會喀什噶爾河一爲和闐河出南山二源分流名玉隴哈什河哈喇哈什河夾額里齊城而北合流數百里與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會東流有阿克蘇河源出北山名托什干河經烏什城北迤南至阿克蘇城南又南流來會遂名塔里木河東流有木素爾河源出北山西南流又東過拜城又東過賽喇木城合庫車之赫色勒河過沙爾雅城北來會又東流有海都河源出北山之裕勒都斯經哈喇沙爾城西匯爲博斯騰淖爾自淖爾流出逕庫隴勒境來會又東會於羅布淖爾而伏即古所謂鹽澤蒲昌海也河水伏流千餘里東南有孔道斜直青海之西境重發於巴顏喀喇山噶達素齊老之上涌爲天池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百餘里入於鄂郭淖爾即元史所謂星宿海也東南流出注於札楞淖爾又東南注於鄂楞淖爾又折東南流始

名黃河又東南流經阿木柰瑪勒古木遜山之南亦名大雪山山即禹貢導河之積石也其南有三昆都倫河一曰得持昆都倫一曰多木達昆都倫一曰道喇昆都倫三河先後來注之折而轉西北流繞大雪山之北又折東流經庫庫淖爾之南庫庫淖爾即青海也有哈克圖河魁屯西里河碩爾渾河來會又東北入甘肅河州歸德所邊有青海南境諸水來會過小積石山經蘭州府西有大夏河即古灘水來會又東有洮河來會又東有湟水來會又東有莊浪河來會又東循長城金縣境有浩尾河來會又北有會甯安定二縣水來會出長城又東南流入折東北有清水河自固原州來會又經靈州北東北經甯夏府境又東北出邊經河套鄂爾多斯部地分流復合折東南經烏喇特部境又東南有黑河自歸化城境來會南流入山西平魯縣邊界自此而南出河套東岸爲山西境西岸爲陝西境經河曲縣西府谷縣東又經保德州東崄嵐州西又經神木縣東興縣西有蔚汾水自嵐縣經興縣來會又經葭州東臨縣西過孟門鎮又經永寧州西吳堡縣東有白泉河即古離石水自永寧州合寧鄉縣諸水來會折西南經清澗縣東有榆林水合米脂縣綏德州諸水及奢延州諸水來會又經石樓縣西延川縣東又經永和縣西延長縣東有延

水自延安府來會又南經大寧縣西有忻州合隰州蒲縣大寧縣諸水來會又南經宜川縣東吉州西其南爲壺口山又南有汾川水合銀川丹陽諸水來會又東南經鄉寧縣西韓城縣東其東岸爲河津縣之龍門山西南流有汾水來會又經郃陽縣東臨晉縣西又經朝邑縣東蒲州永濟縣西有涑水自絳縣聞喜縣合安邑解州猗氏縣臨晉諸水來會又南經朝邑縣南有洛河來會又經華陰縣東有渭水來會折東流至潼關南岸入河南陽鄉縣境又東經芮城縣南又經靈寶縣北有宏農河來會又經陝州北平陸縣南又東過底柱山經澠池縣北垣曲縣南有清水出絳縣沈水出王屋山來會又東北岸亦入河南界經新安縣北濟源縣南又經孟津縣北孟縣南又經鞏縣北有濟水自北來會又經溫縣南鞏縣北又經汜水縣北有洛水來會又東北有豬龍河來會又東南有沁水來會又經滎陽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原武縣南鄭州北又經陽武縣南中牟縣北又經延津縣南祥符縣北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經蘭陽考城縣北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又東經單縣南又東南流入江南界過雲梯關入於海

漢書及水經皆言河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蓋出蔥嶺爲正源出于闐者爲旁源其形勢然也西域山之極偏西者莫大於蔥嶺蓋山脈延互自僧格喀巴布山分支西趨由齊齊克里克嶺特拉克嶺經喀什塔什嶺和斯魯克嶺而北折經吉布察克三喀克善諸山皆得以蔥嶺名之自此東行爲天山正幹山脈所入其諸山之水隨地而發羣支散衍總歸大河其大源有二喀什噶爾河發源最遠葉爾羌河與和闐鄰接俱東行與和闐河會源流廣大視和闐數倍過之蓋和闐兩岸地多沙積水或湮滲不流而蔥嶺之水源委數千里或分或合不滲於沙不隔於嶺自古數河源者必曰蔥嶺以是故也至蔥嶺西方所出諸水或入於達里岡阿鄂謨或匯於騰吉斯鄂謨此則水經注所述入雷轟海諸水皆以西海爲歸墟而在蔥嶺之外矣和闐共六城其哈拉喀什玉龍喀什二城水爲河水分見之源行至厄格爾雅爾而合東北行共千一百里始會蔥嶺諸山西來之水其左右如都瓦城三殊城額里齊城塔克城諸水自流自止不顯與和闐河會蓋沙積間之實亦和闐之旁源也

西域北山卽古天山亦稱折羅漫山東西六千里中以此山爲北障其南境水無不入大

河今考蒲昌海以西所受北山之水有四大源最西爲阿爾蘇河會烏什水南流會於蔥嶺和闐河交匯處其一爲庫車河四源合流流至沙雅爾城南入河水其一瑪巴赫色爾庫爾水自潛不流與河水相望隔數十里蓋伏流而入河水者也其最東爲海都河挾四源出衆山之口瀦爲淖爾溢出南入大河蓋古今山西麓水山海經稱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泐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爲河源即指斯水蓋天山南麓約以四源而海都河爲最盛故山海經亦以河源稱之所謂傳聞異詞僅得其近似者也惟我朝天山南北盡隸職方諸水所經皆有城郭自烏什阿克蘇拜城賽喇木庫車哈喇沙爾至吉爾森呢木諸城耕屯井牧不殊內地皆藉河水爲灌溉故分合脈絡一一可稽焉由是匯於羅布淖爾爲西域河水總之彙計自蔥嶺之東嘉峪關之西天山之陽南山之陰縱橫七八千里稽其大勢一涓一滴成於是匯歸即古之蒲昌海也唐杜佑疑蒲昌海爲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與積石河通今考羅布淖爾北近天山南則束以沙磧諸峰其西方爲大河衆源來處東境又爲伏流來赴之水合稽西域地勢無有下於是者故西域支流別派亦無有不歸於是者至於涉歷冬夏不減不盈則以其沙道潛通有洩有受其迹似異

而其故可以理推也。淖爾北倚天山支峰，南有魯齊圖達巴漢，其旁衆池駢列爲圓池，爲方橢池，爲鄂爾溝海圖水，巴哈噶遜水，弩齊圖色欽水，錯居環繞，燦然亦如星宿。論者謂其肖形成象，與鄂敦他臘諸泉祖孫一氣，信不誣也。水經注稱其涘端電轉爲隱淪之脈，可以證伏流矣。若夫羅布淖爾東北路諸泉爲托克三土爾番闢展哈密諸地水，皆出天山南麓，或稱交河，或稱南湖，泉流散灑，自行自止，諸土依之以爲聚落。伊古以來未有言其歸向者，今以西域地勢考之，天山正脊東出南折，以屬於安西，則其中也。蓄諸山勢亦必西向歸於羅布淖爾，特流沙閒阻千里，水泉不流行於沙面，必貫輸於沙底，雖無顯然奔赴之蹟，要不容區而別之於大河外也。蓋西域大勢四隆中，薩羅布淖爾適當其隘處，羣水四面環歸，惟以東南方一隅爲洩水之尾閘，衆水不同，總以出天山南麓者爲斷焉。由羅布淖爾東南伏流沙磧千餘里，重出爲阿勒坦郭勒之源，此則漸及於近世所稱之星宿海矣。蓋自北幹南幹分行連山，劃然中斷，諸沙委積宏流，潛伏由羅布淖爾以至阿勒坦郭勒，重發之處，測其經度約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隨山曲折東西激盪，當不止二千里，而羸其間諸泉仰發不一，而足實大河伏流入阿勒坦郭勒之孔道也。爾雅載河出

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今考回部所受經流支川無慮千數所謂渠并者在西域已居大半矣從來水潛地底側出仰流無不潺然澄清獨阿勒坦郭勒噶達素齊老之水伏流初見輒作黃金色因即以黃金名之豈非大河靈瀆雖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者乎唐人始有柏海星宿川之目元人窮源至星宿海皆未識阿勒坦真源我朝命使窮源自鄂敦他臘而西更三百里歷古亘今所未能窮見者於是乎大河真源昭然如發蒙焉若元使窮河源至鄂敦他臘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坦之黃水已爲失實其尤舛者以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指爲崑崙自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河繞其三面則是崑崙爲河所經由之地而非源矣侍衛拉錫舊所具河源圖貴德之西有三昆都倫河入河水謂蒙古語以橫爲昆都倫河之橫者爲昆都倫山之橫者亦爲昆都倫彼昆都倫以橫山延互得名說者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會而誤宋史河渠志大雪山之非崑崙而爲禹貢之積石山山川道里形勢方向昭然明晰無可置疑西域自漢武帝時通於中國張騫始發其端厥後開置四郡設都護輪臺渠挈皆置田卒則大河所注咸在節制之中班史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水兩源一出蔥嶺

一出于圖東注蒲昌海其水渟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
其言信而有徵自唐以來誤指西海境山爲昆侖反詆史記漢書所稱西域河道爲非是
則舛謬甚矣禹貢導河自積石言治水之功之始非謂河源山海經水經注沿河源重發
於積石則舉青海境大山以包舉諸地言積石而星宿海亦在其中也積石山今之阿本
柰瑪勒占木遜阿林山形蟠屈數百里巍峨高聳爲通境之望其山脈自祁連山南出迤
邐而東爲托灰哈達阿林巴哈圖爾根阿林哈爾吉布達巴漢諸山隨處異名其實皆積
石一體也大河自西方流繞其南合三昆都倫河折而北而轉西繞其東北境與庫庫淖
爾相望蓋環積石三面一千三百餘里大河自此東北折由溫泉邊入貴德堡衆流漸濁
復其本性蓋自昆倫正源青海重源再伏再見至此始名黃河焉若夫青海在大雪山之
北肅州安西州之南旁列羣峰中環巨浸周圍十餘里其水不與西域通亦不流注河水
然西北一隅正與哈拉淖爾諸水如衣馬爾山長馬山諸源鄰接其西南一隅阿穆呢色
爾沁地與河水東折之處相望纔數十里是又大河旁源瀦流不洩者也蓋交流總匯於
羅布淖爾積石重源又旁瀦於是地既與河源鄰接則與西北流出之居延海休屠澤諸

水隔絕河水者迥乎不同云

豫乘識小錄黃河說

朱雲錦

史記河渠書謂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乃北載之高地誣哉斯言河行平地尙決溢豈行高處反順流乎禹亦第能順水性耳烏能強之使行高地哉禹貢所紀底柱孟津洛汭俱在今河南一府之地河出秦隴之險固安驅於西山金隄之間未嘗橫流中原一步歷周定王漢明帝時海口屢易在豫境乃未失其故武帝時塞決河作歌曰嚙扶桑兮淮泗滿亦幾幾有南流合淮之勢賴其時障而北之而梁楚復寧歷東漢至隋唐迄無大患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濼分爲兩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入海即今河道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奪渦入淮泰定時改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入泗入淮明弘治河決荊隆口踰黃陵岡東經曹濮至張秋入運河命劉大夏等治之遂塞荊隆口治黃陵岡隄迄後決塞無常至崇禎十五年流寇圍汴不下決黃金壩口灌省城城淪沒帝發帑金五十萬命募夫塞之河由故道十六年又決南入渦河順治元年河自復故道古今治河之說自賈讓三策出無出其範圍者然多用其下策耳今之治河與古迥異較古

倍難唐宋以上惟欲河流不潰溢其入海之路可聽其便自元明開會通河藉河爲運口歲漕東南之粟四百萬石以實京庾河北決則由張秋臨清一帶衝運道會大清河入海而汶水不能北流而運道絕南決則合淮泗入湖湖溢而南則淮揚旣爲巨浸而清口南趨而運道斷故古者河自河運自運今河道即運道清口爲南北運道一大關鍵都水者烏容稍軼於尋尺之外哉又河性宜合不宜分蓋流分則勢弱勢弱則淤益多淤多則決溢更甚河流昔至安東距海已近有四套五套六套之名再東卽爲葦蕩向無隄工河流旣漫而潮汐又若迎若拒互相洄漩積日旣久尾閘高仰下游不暢上游屢有漫口邇年近海處所皆築隄保固添設專員藉隄東水藉溜刷沙河流直注海口通暢始知向所稱之地有鐵門限鐵板沙之言皆緣溜緩沙停日久堅緻督事者採摭浮說塞責耳十八九等年河決豫境清水獨力刷汰愈見深通矣豫距其地較遠蓋有陰受其福而不知者今將黃河經行之處自入中國至抵海口皆以今地名注之兩岸隄工自武陟滎澤起至江南安東海州止各有分汛管轄亦約略備書

河發源於崑崙至積石而入中國

在西海衛西
南百七十里

又東經河州城北又東北經蘭州城北

門北

外有浮梁用巨艦二十四貫以鐵繩架以木板可行車長三四十丈臨河建有傑閣顏曰天下黃河第一橋冬月冰凍鋪土其上往來如常將泮前數日有聲如雷相戒不敢行泮

後仍設浮梁焉 又東經金鄉縣北至縣北六十里入亂山中危湍又東北經靖虜衛北又東北經

寧夏中衛南又東北經寧夏衛東又東北入榆林西境經古三受降城又東折而南經榆

林之東又南經府谷縣東又經神木縣南入葭州境經州城東東岸為山西河曲保德州

及興縣境又南經吳堡縣綏德州東東岸為山西臨縣永寧州及寧鄉縣界又南經青澗

縣東又南經延長縣及延川縣東東岸為山西之石樓及永和太寧縣境又南經宜川縣

東東岸為山西河津此入河及榮河臨晉縣西境又南經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

北此水於東岸為山西蒲州又南過雷首山乃折而東河流自東勝州折而南幾千八百

帶深險而華山橫且於又東經閻鄉靈寶縣北北岸為山西芮城縣南境又東經陝州城北

又東經澗池及新安縣北北岸為平陸及垣曲縣境州城西北三里曰太陽津即古茅津

山水從山而下之處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又東經河南府北北岸為濟源

縣南境又東經孟津縣北北岸為孟縣南境河在孟津北五里孟縣南三十里至此兩岸

設隄者緣其地仍得山餘氣土脈皆堅尚不善崩耳晉杜預造河陽橋北魏至唐之河陽

三城皆在此中城在中澤至宋嘉祐中始沒於水孟津志謂即縣西十五里之雷家灘

縣志謂即郭家灘皆無確證

又東經鞏縣北洛水入焉是謂洛河

北岸爲溫縣境

濟水入之

又東經汜水滎陽縣北北

岸爲武陟縣南境

沁水入河

又東經河陰滎澤縣北

河陰今并入滎澤

又東經滎澤縣北北岸爲獲

嘉縣南境又東經原武縣北陽武縣南又東經開封府城北封邱縣南又東經陳留及蘭

陽縣北北岸接直隸長垣縣境又東經儀封廳北北岸接東明縣界又東南經睢州北北

岸爲考城又東南經商邱縣北北岸爲山東曹縣界又東經永城夏邑北北岸爲單縣境

又東經虞城北北岸亦單縣境又東經江南碭山縣北又東經豐縣南又東經沛縣南蕭

縣北又東經徐州北又東南經靈璧縣北又東南經睢甯縣北邳州城南又東經宿遷縣

南又東經桃源縣北又東南經清河縣境又東經淮安府城北又東經安東縣城南而入

於海按河南岸自閿鄉入豫境至江南徐州府碭山縣出境北岸自濟源縣入境

與垣曲分界

至山東曹州府曹縣出境

按此篇大半取之河南通志而略有所增以其爲後出之書故不錄河南通志所載古

黃河道而錄此篇

蕙嶺三幹考 魏源

蔥嶺卽崑崙其東出之山分三大幹北幹自天山起祖由伊犁繞宰桑泊之北而起阿爾泰山中幹自于闐南山起祖經青海由三危積石繞套外爲賀蘭山其在大漠南黃河北者爲北支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爲中支南幹自阿里之岡底斯山起祖起阿里東爲衛藏蔥嶺河源經回部匯於蒲昌海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自蒲昌海東至玉關千餘里白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此北幹中幹天然之界也

岡底斯山考

魏源

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陝西西寧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其山高五百五十餘丈周一百四十餘里四而峯巒陡絕高出衆山者百餘丈積雪如懸崖皓然潔白頂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卽伏流地下前後環繞諸山皆巉巖峭峻奇峯拱列按其地勢出西南徼外以漸而高至此而極山脈蜿蜒分幹向西北者爲僧格喀巴布岡里木孫諸山繞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餘里入西域之和闐南山及蔥嶺諸山向東北者爲扎布列斜而克角烏爾克年唐拉木薩坦岡匝諾莫渾烏巴什巴顏哈喇諸山環衛地竟青海連延而下六千餘里至陝西西寧等處邊界向西南者爲悶郡克尼兒薩木泰岡諸

山亘阿里之南二千餘里入尼訥特克國向東南者爲達木楚克喀布巴岡噶爾沙彌弩
金剛花諸山歷藏衛達喀木七千餘里至雲南四川之境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
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繪畫西海西藏輿圖測量地形以此處爲天下之脊
衆山之脈皆由此起云按水經注阿耨達山西南有山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
小東有水名恆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
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恆水也今阿里爲藏
中極西南地近古天竺境北山西山狼楚拉麻楚楚三大水皆西流轉東而南合爲岡噶
江入南海疑此即阿耨達山也節張穆昆命異同考曰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
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其大焉即昆侖山也阿耨達山即今
西藏之岡底斯山在後藏達克喇城東北三百餘里直青海西南五千五百餘里其山四
支北出者曰僧格喀布巴山與和闐之尼莽依山南北聯岡尼莽依水經注所謂仇摩置
也黃河初源
實出於此

河源異同辨 范本禮

河有初源有重源出蔥嶺經喀什噶爾爲喀什噶爾河東會葉爾羌河又東會和闐河是
爲塔里木河至羅布泊而伏重源出阿勒坦噶達蘇齊老山爲阿勒坦郭勒河初源出蔥

嶺詳見於漢書後之言河源者無能知也重源出阿勒坦噶達蘇齊老山則實自乾隆時發明之前之言河源者不能識也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渟居冬夏不增減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其所謂出蔥嶺者即今喀什噶爾河及葉爾羌河所謂出于闐者即今和闐河蒲昌海即羅布泊也喀什噶爾河爲蔥嶺北河乃河之正源葉爾羌河爲蔥嶺南河與和闐河皆爲河之旁源以今地證漢書河源出蔥嶺彰彰明甚顧自漢以後岌訟紛紛而卒不得河源之真者則以其舍蔥嶺而求崑崙也夫山經禹紀皆荒誕不經之書無足憑者即爾雅云河出昆侖虛亦未實指崑崙爲某地至漢使窮河源歸天子乃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是崑崙至漢時已僅存虛名則漢以後之求河源者自當舍僅存虛名之崑崙而求確有實據之蔥嶺唐人不知此理劉元鼎遂以吐蕃中悶摩黎山爲河源所出杜佑又力主其說以詆漢書良以漢書所載唐人不能親至其地乃等諸山經禹紀之無憑而輕信吐蕃之言謂崑崙在其國西南元鼎求之西南而不得轉以其東北之悶摩黎山當之元都實又指其謬遂謂河源出星宿海又在崑崙之西自以到唐人未到之處沾

沾自喜不知都實亦僅僅得河之重源且於重源亦未可爲真得者康熙中侍衛拉錫尋至鄂敦他臘而止失與都實同至乾隆中侍衛阿彌達始得重源之實蓋猶在星宿海西三百餘里自古訪重源者未有若此之詳且確也遂以是爲河之初源則又不然河爲萬水之源其發源之山自當爲衆山之祖今考水道提綱稱噶達蘇七老峰高止四丈謂爲衆山之祖可乎且羅布泊受蔥嶺南北河及和闐河三大水面無泛溢豈無所泄而能然乎吳省蘭謂西域諸水惟東南之羅布泊爲洩水之尾閭雖流間隔千里而水不流行於沙面必貫輸於沙底雖無顯赴之蹟可決其潛發之源其說最當惜乎僅從遙度而阿彌達僅以探得阿爾坦塞責不知細察伏見之實據至康熙中侍衛勝住偕刺麻繪西藏青海地圖歸以後藏阿里之岡底斯山當崑崙謂即河源則是勝住能知河之有初源矣而泥於崑崙二字爲刺麻所愚蓋刺麻祇欲推崇其境內山川猶吐蕃之謂崑崙在其國中

也今之求河源者祇當問其是河源非河源不當問其是崑崙非崑崙河源所在即崑崙所在今考蔥嶺河源銀濤一片未至羅布泊以前即受回部千百支幹之水而阿勒坦噶達蘇齊老山中之池流泉噴出皆黃色證諸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

色黃一一吻合則蔥嶺所出爲初源阿勒坦噶達蘇齊老山所出爲重源無疑彼水經之言河出崑崙又南入蔥嶺山者猶拘於崑崙之名而不知蔥嶺之卽崑崙也我故曰自今以後言河源者但云出蔥嶺不必更云出崑崙也至漢書之以積石爲重源唐人以小積石爲積石其紕繆更不足辨

皇朝通志

入河諸水 洛水卽豫州川源出陝西商州雒南縣冢領山經縣北東入河南界經盧氏縣南熊耳山北又經永寧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北經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澗水合穀水自澗池新安縣來會又東經府城南有澗水自北來會又經孟津縣偃師縣南有伊水自盧氏縣經嵩縣伊陽宜陽洛陽諸境來會又東北經鞏縣汜水縣入黃河 濟瀆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接界之王屋山卽禹貢沅水也經濟源北分二派一經鞏縣西北境入河一東流爲豬龍河經府城南又經溫縣北又經武陟縣南入黃河其南岸爲滎澤東爲滎陽卽禹貢溢爲滎地自西漢來不復溢爲滎也

水道提綱 齊 召 南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綿山車家領俗曰山谷河東南流其東源出琴谷者自東北來會經綿上鎮南又南經陽城村西官軍鎮東有二小水自東北來會一香果山水西

南流有五龍川合浩河自西北來會五龍川在土嶺西山東南流有浩河出仁壽山東流經韓洪鎮北郭道鎮南與五龍川會東南流入沁水

又南經縣東而南有青龍河自東來會折西南有西川河自西北來會南流經圍寨鎮西

有大南川自西北來會又南經屯留縣西境岳陽縣東境之高壁村東有和川自西來會又

南經蘇村東衛寨西有邊寨鎮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至端氏鎮南有邢堡水自西北

來注之其南即三峽假月山也又東流一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沁水縣東境有海

河合諸水自東北來會海河出沁水縣西之烏嶺東流北合一水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南流有固鎮水合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碧峯山水自北來會俗曰

大峪溝又東有友泉村水又東流有海子河玉溪河自東北來注之折而東南經澤州西

北境至陽城縣東有小水自東來蘆水自西來並會又南有澤河自西來會澤河出陽城縣西南境析城山

西北之岳神山東北流合一小水折東南流經濩澤故城南又東流折而東受東北來之長

有一水西北自西山來會又南流有桑村河自西來會又東入沁

河水又南流入河南界經懷慶府西北濟源縣北之太行山東南流經窰頭村南又東南

至府西北有一水至西南來注之東經府城北而東有廣濟河支津至西南穿城而東北

流來會其北受大丹河水水勢益盛大丹河出潞安府西南山南流至高平縣東北有浮雲

白水東北自陵川縣東北之聖宮山西南流合蒲水來會又南流東受白羊河水又南經澤州東南境有白河黃沙河西北自州城合而東南會天井關北水東入丹河又折而東

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之方山東又東南出山流分為二其東流者曰小丹又折而河南東北經修武獲嘉與衛河合者也其南流曰大丹河至懷慶城之東北入沁水

東經溫縣北境至武陟縣城北折而東南流數十里入河曰沁口在潤溝村東二十餘里南岸即河陰縣北境也

改沁入衛辨 范泰恒

沁水出山西沁源縣至濟源五龍口出山至河內西十五里折西南由溫入黃河其舊跡也晉司馬時改而流城北過武陟入河而舊跡不可復又傳昔有引沁入衛濟運者張清恪公居濟一得亦及之乾隆初年建議者用水平測地勢衛輝下懷慶十餘丈復欲改沁入衛以濟漕司河者主其議幾行矣懷慶守任應烈毅然爭之事乃已夫水勢就下引高沁入卑衛且可濟運益國計而無害於民爲之可也然隨山治水自古爲昭非但因勢利導也抑下流有關鍵則順趨者得所憑而無橫決之害大行山由懷衛漸轉而北即曰水隨山轉而東南無山與陵爲之抗水豈能曲折隨人而束身以趨乎且由沁源而沁州而陽城曲屈諸山間蓄極則勢壯五龍口建砥直下又時當夏秋合衆山之流稽天而至即

在河內因勢利導長隄抗之然且漂人蓄壞城郭金明至今三被其害而強之復使北卽懷衛諸邑之處沁東南者盡魚鼈矣如之何其可行也卽建議者欲不惜帑金作石壩以抗水亦臆說也夫石壩誠可拒水然順勢逼水則可耳沁水東南流而逆抗之雖箝石以鐵灌以灰漿以爲牢不可破矣然水浸之烈日暴之恆風不息石裂而有隙立而見潰矣自非天作高山或移山鞭山之有術豈能使水聽命哉或曰黃河江淮盡趨東南草壩石壩所在有之未聞無用也然補潰防隙費廣而力勞矣且江南一隅耳衆水所匯不盡人力則不可河東二省漕運有限衛河達臨清合西山衆流亦足矣改沁入衛歲修隄壩糜有限之金錢填無窮之巨浪又焉用之說者又謂清恪公豫人也必諳豫河且有治河名故行水金鑑載其說夫公居儀封在大河之南去河北懷慶四百餘里地形恐未悉復治改沁水入衛之說誤之耳今雖不改竊恐後之膠柱鼓瑟者仍執前議以見能如之何不

辨

豫河志卷四 源流三

禹貢錐指論河 胡渭

禹醜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其大河故瀆則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其經流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舊迹至章武入海 今直隸靜海天津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及武帝塞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此自定王五年至西漢末所行之地也成帝建始四年河平三年

兩決皆從平原至濟南千乘入海河勢駸駸向東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

以東數郡而北瀆遂空直至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

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歲月

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至後漢永平則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修渠築

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蓋河汴分流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王莽故道

此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武帝雄才大略使欲盡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難於討論

僅執北瀆爲禹河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阡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湮滅而王景治河惟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湖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決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徙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尊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間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永平中議修汴渠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

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宋神宗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爲害匪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兩岸完固勢不能遠泛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急宜修塞使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堯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爲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若田疇利鄆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谷永黨於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以陰爲元城冢墓之計此盤庚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肯動以浮言者也

自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歲爲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歷晉唐五代千年無恙至宋景德而有橫隴之決慶歷有商胡之決河復北流而漢唐之河遂廢此又河之一大變也考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尋復修塞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自長清而下始與京東故道合迨慶歷八年河又決澤州川之商胡埽而橫隴斷流於是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嘉祐元年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自後無復言橫

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於是二股河之議興二股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河自魏至恩

冀乾寧入海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即唐馬頰河之故道熙寧二年開二股河以導

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東決泛濫五州軍境自是屢塞屢決元豐四年澶州

小吳埽復大決北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自今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

不決紹聖中卒行之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

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河矣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章邱

臨清並屬山東東呂府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廣平府夏津武城並屬東呂府棗強直隸真定府故城直隸河間府恩縣

東呂府德州濟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天津府諸州縣界中皆宋時

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爲神宗熙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

爲元豐四年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復北流蓋自

仁宗慶歷八年下建金章宗明昌五年凡百有四十六歲商河始南徙

宋河東流爲二股河北流則行永濟渠清河入海考宋時論北流之利者如熙寧初提舉

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界入海其近大海口關

六七百步深八九丈其更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未觀黃河在界河內通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從之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視形勢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百五十步深一丈不等自黃河行流以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二三百步深者三丈五丈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埽一向就下漸入界河兩岸日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乃下流深快之驗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也紹聖初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開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齧損城郭臣奉詔修治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遂旋增修從

之此皆知北流之利者也按今靜海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滹沱巨馬三水所會合衛河入海自塘深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雖漳衛耳獨流口在靜海北二十里劈地口在縣東北又東爲三义口卽宋時北流入海之處也其後北流兼混入漳水亦自兩行至清池之合口始會流入海故徽宗卽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瀆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瀆卽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謂浮水故瀆也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

西山卽黎陽西山杜佑指爲大行恒山去河太遠恐非

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者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

卽蘭胡決口之

別派也

事當於理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故爭機之善未有善於宋之東北二流者也蓋

清河行漳河之南王莽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

漳水故禹河

欲復禹河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

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誠能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於魏恩滄冀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雖不及禹迹猶可比王景所治之千年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復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哲宗卽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契丹之河南注於海地形北高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濬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滄蕩必無淺濶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亦足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藉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嗚乎宋君臣論河者猶有可取而治河則皆坐失機會舌敝耳聾不見成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滑汲胙之間化爲平陸豈不惜哉何謂宋君臣之論河往往有可取也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

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可亦隨其所向遷徙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故道必不可復但北流寔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澗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釀二渠爲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常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隄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曲防之術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培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

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淮於是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

紹熙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

蓋是時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

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即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

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

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也初宋熙寧十年河匯梁山濼分入南北清河

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去禹迹益遠朱子語錄云見劉樞家中原圖

河郤自西南貫梁山濼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郤南來故其勢亦衰謂

此事也考河自南渡以來漸離滑勢益趨而南特至明昌五年而始決裂先是都水監

丞田櫟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可容河水

十之七八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十之二三而已因欲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櫟故道
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已成櫟欲因而利導之
且以宋爲壑故利河之南而不欲北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
其所之哉迨金人南遷於汴於是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
以故河南地勢益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
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

清河即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即靜海縣北之楊柳青渡

此河之舊道也皆有舊隄

補其缺略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爲禦備之
計進足壯恢復之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蓋國勢
已蹙實無暇及此而原其始實由宋人不盡力於北流馴致此變於金何責焉

河自金明昌甲寅之徙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未絕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爲
河通淮泗之始下此宋太平興國八年成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河皆屢決入淮但
未幾即塞其久而不變歷今五百餘歲河淮並爲一漕則始於明昌成於至元也暨元順

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又北決金隄水勢北侵安山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其後脫脫用賈魯言挽河東行十一年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河復故道南注於淮賈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豈不悲哉其時余闕有言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則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案此言正與當時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向使河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秋張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矣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耶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

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渤海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淮河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者也自王莽時河徒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猶未離乎渤海也自金明昌中再徙而河半不入渤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渤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

明隆慶四年萬曆三年是已

而淮南

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洩則又必奪邦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於江至通州入海四瀆並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歟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徒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溫撤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

發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貲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有決左堤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之何曰封邱以東地勢南高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之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河當時不開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西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渤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况泝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元末河復北徒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

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宏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培薄但期不害於漕則漢之下策轉爲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淮以堰閘爲務堰者高家堰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尙書季馴之言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盪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淮於河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且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故其治之者有二要一在海口一在高堰蓋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正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此則近代治河之大略也

咸豐五年六月署河東河道總督蔣啓敷奏下北廳蘭陽汛銅瓦廂三堡漫口奪溜迤下正河斷流漫水微向西趨復折東北注直隸山東境內

咸豐五年七月河南巡撫英桂奏黃水由三堡口門先向西北斜注淹及封邱祥符各縣村莊再折向東北淹及蘭儀考城並直隸長垣等縣各村莊行至長垣縣屬之蘭通集溜分兩股一股由趙王河下注經山東曹州府迤南至張秋鎮穿運一股由長垣縣之小清集行至東明縣之雷家莊又分兩股一股由直隸東明縣南門外下注水行七分經山東曹州府迤北下注與趙王河下注漫水彙流入張秋鎮穿運一股由東明縣北門外下注水行三分經茅草河由山東濮州城及白陽閣集運家集范縣迤南漸由東北行至張秋鎮穿運統歸大清河入海係從前北岸漫口行走舊路

咸豐五年十月河東河道總督李鈞奏據張亮基咨稱由蘭儀封邱入直隸境前往被水之長垣東明開州境內逐細探量目今節逾霜降黃水長不敵消漸有歸槽之象雖仍分三股行溜而半月來復見改移一股從趙王河斜串洪河歷東明縣城南出開州境直向東北歸入濮州者爲最大其原趨滎澤縣城南北之二股溜勢轉小北股先近城垣今已

漸往西掣

咸豐五年十二月河東河道總督李鈞奏據張亮基咨稱帶同員弁由東明取道濮州山東委員鹽運使陳景亮先經在濮等候水陸分途一自范縣壽張沿黃水順流而下一從聊城陽穀入運河溯流而上至張秋穿運處會齊周歷履勘黃流到此匯成一股決五空橋入大清河直趨東北歸海探量五空橋口門寬九十五丈水深三丈二尺其餘清黃分洩之口霜後日見消落間多涸露埕底復由大清河跟查前進經歷兗州泰安濟南武定各屬地面水勢奔騰湍急皆因河身偏窄土崖雖有刷塌寬處尙不過四五十丈現在水落歸槽僅能容納蒲臺以東距利津鐵門關不遠兩岸窪地積水漸寬督飭委員乘駕小舟直抵關外四十里牡蠣口洋面而回目前黃流趨海甚屬暢利此外惟北岸惠民縣白龍灣缺口溜勢約有一分因離海壩較近經惠民濱州出霑化之蔣河門由古久山口入海餘無旁洩海口其濟陽商河惠民陽信海豐濱州等處淳蓄之水緣上游徒駭馬頰諸河形節節淤廢舊時各海口久成高仰暴水下注散漫汪洋低窪處濁變爲清幾同湖淀一時遑難疏洩查明海口後折回省城繞道濟寧設法馳抵曹縣勘得蘭陽漫口而下大

溜仍分三股曹州府城正值頂衝水至時萬分危險護城隄幾不可保幸官民竭力搶救南二股即從隄外分支一入趙王河在府城東一入陶北河在府城西均與東明洪河一股會合東趨其由荷澤東明交界常崗廟米口馬莊刷出支河數處漫注定陶曹單城武金鄉五邑現俱淺緩尙未斷流此東省自曹濮至海口各州縣被水實在情形也

同治二年十二月河東河道總督譚廷襄奏稱自咸豐五年河南蘭陽汛北岸潰決由直隸之長垣東明開州至山東之濮州范縣壽張橫穿運河過張秋鑽入大清河而直達利津海口利津海口卽係漢千乘故道現在河由西南繞趨東北鐵門關下游深至六七丈去路不爲不暢而上游仍復到處旁溢則因大清河身太窄不能容納之故查附近大清河有徒駭馬頰二河皆禹時行水故道徒駭尙寬深馬頰則大半淤淺必須將此二河設法疏濬庶乎水有分洩不失同爲逆河之意至於張秋以上如濮范壽張等處河流散漫並非全有溝槽察度情形猶如人身之肚腹寬平遼闊隨處停蓄現在旁串定陶曹單一股業已淤墊其正溜全趨濮范等處依然如故若能相地築隄束水自是一勞永逸之方論曰禹貢言施功所自故以積石爲始漢張騫乃有河源之說孝武以昆侖定之實本於

爾雅山海經山海經之說不免夸詫司馬子長非之亦猶西域志梵天之說而酈道元致
疑然阿耨達山之爲今岡底斯山則固非誣故言河源必宜折衷於爾雅爲輿地之學又
必躬履乃足徵信非目論所可臆斷也張騫而後都實拉錫輩雖往而未究其極至章佳
司空阿彌達所得過於前人遠矣故王司寇昶曰元都實未踰星宿海而西康熙中葉之
使亦以回部未靖僅至於都實所至之地及是而列史之謂河源者乃定云嗣是吳徐張
魏諸家言之綦詳則西域志固非盡出無稽而非章佳司空之身歷則真河源終不可得
元脫脫輩於宋史河渠志乃謂蒲察篤實所得過於博望甚哉其見目而不見睫也自西
漢而後更歷二千年昭若發矇矣其餘枝說殆不足議然亦或兼收之者以俟後人有以
考訂其是非云爾昔禹行河之故道自河陰以西終古不變以東雖周定王及王莽時兩
徙然北流大經未改也宋則東流北流爲二派金移其一入淮以病宋也元會通河成北
派漸微益以運道兼全爲難至明乃舉全河輸之於淮南行者數百年固且習而安之自
乾隆十八年江南銅山決口後則有主北流之議而以孫文定公嘉淦言之最詳其疏曰
欲導水者必先相天下之大勢山分三幹水別四支恆山九邊是爲北幹衡山五嶺是爲

南幹華嵩東獄是爲中幹華山之陽江爲南支華山之陰河爲北支高山之南淮水出焉
泰山之北濟水出焉此二水者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爲一派臣所言大清河者繞泰山
之東北起東阿而訖利津乃濟水之正道四瀆之經流也依古以來與河別流自宋熙寧
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由南清河入淮卽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卽臣所言之大
清河也黃河始奪淮濟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
約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廉訪使尙
文言相度形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無塞爲便而有司卒塞之後蒲口復
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河決金隄等處丞相脫脫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
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
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
治時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
者以黃河北決必經張秋以潰運河史以運道爲重故書決張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
經東阿之山下即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逾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

皆由大清河入海史有詳略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興濟鑿小金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及海是量開減河以入大清河古人有行之者非臣創爲此言也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潰張秋隄以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濬賈魯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太行隄三百餘里用夫十二萬有奇鐵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塞蓋逼河使南行若斯之難也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別籌運道而虧國計害民生逆水性以爲此亦可謂拙於謀矣及於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者半凡其潰運者則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秦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其由此入海而已并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目今銅山決口不能收功上下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不能消涸故臣言開減河也上遊水減則下遊水

德決口易塞積水早消但河流甚急設開減河而奪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減入大清河也大清河能受黃河之半兼能受黃河之全從前屢試之矣况今三冬水涸即使大溜全出尙不敵秋汛之半則大清河之必能容受可以理揆也但自黃河以至張秋皆係平原曠野恐有漫溢然今年陽武方決決出之水現在張秋境內其所經由不過長垣東明一兩縣耳未聞成災也今於陽武之下開減河其道更近則爲患更小可以理揆也現今漕舟未上張秋之運道空閒開隄使河東流初無礙也至於運道尤易爲力漕舟北上即從張秋入河順河北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過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險阻臣於乾隆三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石於天津刻期可至顆粒無損此親辦之事非空言也即使並此不敢則又有策焉大清河之經流在山東之北運河之南岸現開減河數處皆與大清河不遠又滄州以下之宣惠河臣所疏濬計其下游與大清河甚近開渠通之以達漕舟亦非難行之事也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卽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而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後其

至張秋不過經兩三州縣之境計其漫溢之處築土埂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石岸堵築之處甚少約計所費至多不過一二十萬而所省下游決口之工費賑濟之錢米至少不下一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減河之開所費甚少爲害甚輕而決口可塞積水可消漕舟不誤其利甚大臣熟思之計無便於此者特以河流尙無趨北之勢而事同創始故以格礙難行寢其說至四十六年青龍岡漫口稽文恭公璜亦奏請令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究以水由趙王河歸入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者仍有八分未能挽使北注復寢其說然係稽二公之說嘉道以還講求河流利病者無不宗之迨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經直隸山東而由大清河以出利津口正合前說信哉老成淵識爲不可及也時旣軍務倥傯度支告匱未暇議及宜南宜北惟山東巡撫崇中丞恩言之其疏曰蘭陽漫口水由曹濮歸大清河入海經歷五府二十餘州縣亟宜本境別籌分洩之路稍紓目前之患月餘以來詳稽志乘博採衆論歷溯河道遷徙之由金明昌五年河徙至陽武而東歷延津封邱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聊城范縣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入北清河自東平歷東

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惠民青城濱州蒲台至利津入海南派入南清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甯會泗水入淮凡歷九十餘年元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而黃河始全注於淮北派者即今漫水由曹濮歸大清河之道會通河即今之運河也河初東徙大清河已不能全受黃流鉅浸分而爲二而自元明迄今五六百年東平南北久爲運道咽喉故治河諸策必以障黃保運爲全局關鍵前河臣靳輔治河書云河決之害北岸爲大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不同開封北岸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省胥溺近則注張秋由大清河歸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以赴天津而濟甯上下無運道矣今之所患正與前論符合豫省北岸漫口不堵則全黃穿運萬難容受在常時運河盛漲掣洩歸海之路有三其在張秋以上爲東昌兗州府屬之陽谷聊城交界開龍灣減水閘洩入徒駭河東北經博平高唐往平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至密化之久山口至海又其上爲東昌府屬之堂博清平交界開魏家灣減水閘洩入馬頰河東北經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德州樂陵慶雲至海豐之沙土河入海其一則開東阿之五空橋即洩入大清河至利津之牡蠣口歸海三河故道雖未盡湮而間段淤淺由來已久全黃穿運水

勢浩瀚之時斷非三河所能盡洩若欲因勢利導使橫流別有歸宿則惟循金時故道盡廢運河諸閘一使之由濟寧迤南會泗水達淮徐入海一使之由東昌臨清迤北會衛水歸天津入海再以東岸之大清徒駭馬頰三河爲旁洩之路由利濟等縣入海以分其勢或可免於旁趨之患洵如此議則乘運河爲黃河現雖南漕改由海道運河暫可勿治而黃流湍急挾沙而行聽其奔放不待半載恐河身已淤成平陸兩座亦盡傾圮且黃流遷徙非可以常理測度運河兩岸隄埝向不如黃河金隄高厚堅固每屆伏秋盛漲萬一別有冲決則修復之費恐與現堵漫口相等而其貽患實有不勝述者臣通盤熟籌舍此別無分洩之策而此策則關係更易數百年成規非臣管窺輕敢擬議其時方遣張惠肅公亮基周歷河南直隸山東三省查勘以因勢利導使橫流有所歸宿通暢入海爲歸故崇中丞雖未顯言宜挽之使南要未嘗以北行爲然也就當時情形而論東省隄防卑薄河身淺窄容受黃流窄礙實多特南河自道光時河身之淤塞已日甚一日姑無論無鉅欸以爲堵合之用即使堵合強之使南能保其不復北乎故咸豐十年沈文忠公兆霖援孫文定之言力主北行其疏曰導河始自神禹九河故道皆在山東之德州東平平原直隸

之滄州獻縣東光界中入海之處在今滄州則禹貢之河固由東北入海也自漢王莽時河徙千乘入海而禹之故道遂失然東漢迄隋唐水患迭見而由千乘入海從無變易迨宋神宗時河分兩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即今大清河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合淮入海其時猶南北並行南受河水十之七八北受河水十之二三北流雖小猶未斷也至元世祖至元間會通河成始懼河之北行礙運而北流塞矣歷今五六百年河屢北決無不挽之使南說者謂河入運河必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益淤故順河之性則以北出爲宜兼籌運道從無任其北出者惟乾隆朝吏部尙書臣孫嘉淦請開減河入大清河疏言之最詳意欲以大清河受全河之水而運道則擬順河至利津再由利津出海四百餘里達天津否者從滄州之宣惠河開渠通之以達漕舟其說皆足破北行礙運之疑夫河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正現今黃河所改之道臣嘗詢之東省官紳俱云現在張秋以東自魚山至利津海口皆經地方官勸築民埵逐年補救民地均滋沃可耕災黎亦漸復業惟蘭儀之北張秋之南則黃河自決口而出奪趙王河沙河及舊引河汎濫平原汪洋一片田廬久被淹浸張秋高家林本有舊堰斷缺過多工程最鉅餘如直隸境之東明長垣在山東境

之河澤邠城其培築攔禦又較張秋爲易皆可責成地方官設法辦理臣又聞蘭儀缺口經數年大溜捲掣口門深不可測卽欲發帑堵築其開引河之費數十倍於前故臣以爲宜乘此時順水之勢聽其由大清河入海張秋下游至海門旣經官民培護不必施工則惟缺口抵張秋數百里間尙易籌辦惟當經費支絀之時豈能議撥帑金河所汎溢無非民間恆產與使惜費而任其久淹何如捐貲而卽可樂業應請飭下直隸總督山東河南巡撫東河總督悉心酌議核實查估剴切曉諭令各處紳民力籌捐辦遴派熟諳河務之道府大員會同本處州縣紳士妥爲區畫或應開減河或應築隄埝就遂段形勢分別相度其勸捐及出入銀錢僱夫購料均歸紳董經手毋使委員吏胥干涉以至需索擾累核定後奏准辦理統於本年霜降水落時一律興工候來年水漲再加察看隨宜補救果能經過數汛穩固無虞則從此河慶順軌民樂力田缺額之地丁可復征歷年之賑濟可停止就此裁去南河總督及各廳員可省歲帑數十萬金而歸德淮徐一帶地幾千里向之濱河不敢開墾者均可變成沃壤遂漸播種升科民生旣裕國課自增似亦一舉而兼數善者矣或謂現雖歷年海運而河運亦宜兼顧自元迄金皆因運道而挽河使南今且因

其北出設爲隄防則南道竟廢河運殆不可復臣以爲北出之害恐其淤運河也河之性緩則滯急則通明臣潘季馴之言曰以隄束水借水刷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今若任其泛濫存沙日多張秋勢必淤墊築隄以束其勢則溜急足以送沙自無淤墊之慮日後仍復河運張秋渡黃當亦可行倘有窒礙則尙有前臣孫嘉淦之二策斟酌用之自不至無辦法何必拘守成局強水就我而不思變計哉疏上雖飭直隸河南山東各督撫暨總河酌議勘估勸諭紳民力籌捐辦終以軍務未平發帑與勸捐兩難請從緩興辦而以勸諭紳民自築土埝爲暫時補救之策及粵捻既平於是議者紛然有若胡侍郎家玉之奏曾文正公國藩聯銜之奏兵部代奏蔣主事作錦之條陳喬勤恪公松年之奏丁文誠公寶積文總漕彬之奏李文忠公鴻章之奏游侍郎百川之奏張勤果公曜之奏延太僕茂之奏登羅總河成孚邊中丞寶泉之奏翁司徒同龢潘文勤公祖蔭之奏卞中丞寶第之奏其始則以因勢北行挽回南行二者相持最後乃有南北分流之說主南行者最初爲胡侍郎因滎澤之決而爲言其意以爲滎澤旣興辦大工宜趁此時仿古人發卒治河之法令直隸山東河南安徽等省及清淮一帶留而不遣之勇齊赴河干挑淤補隄令河循故

道由雲梯入海江廣之漕運可行直東之水患可紓滎澤口未塞固有裨於滎澤滎澤已塞亦收效於蘭陽疏上交各督撫議曾文正以直隸總督領銜會同覆奏以爲不能驟行規復二疏詳見工程門胡侍郎先於同治三年有主北行之疏曰竊維黃河故道北流入海經史所載歷歷可稽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入淮一入濟南北分流迨南渡後河遂南徙論者謂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其說非謬元則時決時塞或北或南明自金龍口再決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濬賈魯舊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築長隄三百餘里蓋費帑金億萬方能逼河使南行也我朝因之二百餘年河決不一處大約在北岸者居多殆地勢然歟今自蘭陽潰決汎濫於直隸境內已十年矣昔之河身今成平地臣於咸豐七年由清江浦進京經故黃河擺渡處見廬舍儼然寢成村落計上下五六百里節節墊高層層淤塞此而欲循舊道開新河挽狂瀾而東之誠萬難之勢自不若因勢利導由大清河入海之爲便也若爲黃河北徙有礙南漕臣擬於向來漕船渡黃處所開挖橫河一道令南岸清江閘之水與北岸運中河之水互相貫注血脈流通漕船由此經行較爲順利其說既如是故續奏乃以築工爲發端以發卒治河爲要歸而不復論及南

北行之何宜而文正諸公疏中曰原奏決放舊河掣溜東行一語似言之太易亦所以抵其循舊道開新河萬難之勢之語矣會奏不見文正集似非文正主稿然文正不主南行之意則見於復張總漕兆棟書曰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此書本因蔣主事條陳而發當時祇交總漕總河東撫議覆而江督不與故以書抵張要足見公意之所在矣蔣之條陳有四而以築銅瓦廂漸復黃河故道爲上其言曰自濬會通河以來斷不容黃河北行咸豐五年黃由銅瓦廂北決貫運糧道久被梗塞人知築銅瓦廂之難而不知黃從張秋貫運設法更覺匪易挑濬舊河實爲一勞永逸之策但就河當心挑土離岸太遠每土一方非工銀三五錢不可若依治河方略舊法擬留河當心左右各開引河一道中間未挑之土三面刷溜久將盡隨水去距岸少近計每方工銀不過二錢二引河各面闊十四丈底闊十丈折中十二丈深一丈每丈應挑土一百二十方卽以二引河所挑之土築兩岸之隄應築隄底闊十丈頂

關六丈高一丈五尺每隄一丈亦用土一百二十方自銅瓦廂至雲梯關一千二百里兩岸共土五千一百八十四萬方即以舊有隄岸河身抵算一半尙挑土二千五百九十二萬方再加銅瓦廂決口及挑濬雲梯關海口諸工費需銀固多惠利實溥時同治十年適爲侯家林決口黃水穿運入湖之後而總河東撫議復之言則喬勤恪不主南行丁文誠不主北行喬疏曰山東境內黃水日益泛濫運河日益淤塞治之之法不外兩策一則堵河南之銅瓦廂俾其復歸清江浦故道仍由雲梯關入海一則就黃水現到之處築隄束之俾不至於橫流由利津入海此兩者皆爲正當之策於兩者之中權衡輕重又以就東境築隄束黃爲優自漢至唐河從千乘入海千乘即今利津樂安境正爲漢唐故道且淮徐間舊日河身半成平陸兩岸舊隄多已圯廢欲令河歸故道必先挑濬河身補還隄工計此費極鉅而爲日亦甚長况河之北徙似關天意北宋時河忽南徙百計挽其北行而不能今既北徙恐挽令南行而亦不能若濬舊河築舊隄而河終不能行是虛擲帑金也莫如卽就東境築隄束之斯爲順水之性而事半功倍丁疏曰張秋穿運之黃水欲令其卽由利津入海就河而論其不便約有數端自銅瓦廂至牡蠣嘴計程一千三百餘里創

建兩隄中間相去約須十里始足爲河槽灘面容水之地棄地甚多居民作何安插沿河州縣城郭皆須遷避難於建置泰山之陰大小溪河胥於大清河爲尾閭置隄東黃以後有妨水利河從利津入海鹽船舂運艱難灘場動遭衝沒東綱必至隳廢至於治運濟漕亦覺可慮兩岸置隄先自中間有關運道之處施工范濶舊隄與張家志門南北相去約七八十里灘面太寬仍屬散漫停淤比至沈家口張秋之間陡然收小水勢擡高運口必至喫重南患倒灌北患奪溜借黃濟運日久終歸淤阻似仍以堵合銅瓦廂使河復淮徐故道爲正辦彼此相衡計有數便就現有之河身不須棄地棄民因舊存之隄岸培修不煩創築廳汛裁撤未久制度猶可查考人才亦尙有遺留漕艘灌塘渡黃不慮阻闕綜計修築舊隄修復舊河兩岸長隄費約十之七堵合銅瓦廂口門並挑引河費約十之三前估舊河復故經費共計銀二千二百餘萬兩若酌分四五年次第興辦再行核實刪減估計集事非難廷議請簡大臣履勘於是命李文忠從長計議乃綜羣說面論水勢之順逆以挽回南行爲不可其疏曰現在銅瓦廂決口寬約十里跌塘過深水涸時深逾三丈舊河身高決口以下水面二丈內外及三丈以外不等如其挽河復故必挑深引河三丈餘

方能吸溜東趨查乾隆間蘭陽青龍岡之役費帑至二千餘萬大學士公阿桂奏言引河挑深一丈六尺人力無可再施今豈能挑深至三丈餘乎十里口門進占合龍亦屬創見國初以來黃河決口寬不過三四百丈尚且屢堵屢潰常閘數年而不成今豈竟能合龍而保固乎且由蘭儀下抵淮徐之舊河身高於平地約三四丈因沙成堆老淤堅結年來避水之民移住其中村落漸多禾苗無際若挽地中三丈之水跨行地上三丈之河其停淤待消危險莫保情狀有目者無不知之而歲久乾隄卽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見之處萬一上游放溜下游旋決收拾更難議者或以河北走則穿運爲運道計終不能不挽之南行以會清口臣查嘉慶年後清口淤墊夏令黃高於清已不能啓壩送運道光以後禦黃竟至終歲不啓遂改用灌塘之法自袁浦洩黃入湖湖身頓高運河水少灌塘又不便遂迭次奏行海運彼時河務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今卽能復故道亦不能驟復河運非河一南行卽可僥倖無事此淮徐故道勢難挽復且於漕運無甚裨益之實在情形也近世治河兼言利運遂致兩難卒無長策元明大河南行始能開會通以運漕至河北陸則無如運何斷難一治而兩全事窮則變變則通爲今之計似不得不出於河自河漕自

漕現在議漕政者鮮不以規復舊制爲望然此兩言可以決耳運河有水可漕無水則不可漕水能分其自然之有餘者以利濟漕船則可漕反是則不可漕同治初年大溜全趨張秋尙能灌運嗣流勢南滾運隄節節穿斷漕船繞坡河至八里廟而黃水不能入運不得已引溝墜兩水遂段倒塘灌放難險已極豈可一再嘗試即運河黃淤歲積歲挑亦難久行若以全漕阻聚河干倖此無常之水其所害又非徒勞費已也若如前人所議漕船順河而東由利津渡海入天津取道固捷但江船不能入河河船不能放洋勢難強爲若倣前代置倉轉般之法建倉設官一不得人便滋流弊而由張秋至臨清陸挽二百餘里車牛盤兌之煩費陰雨霉變之折耗何可勝計且北路亦無許多剝船可備接運反覆籌維竟無別有利運之術臣愚以爲天庾正賦惟蘇浙爲大宗國家治安之道尤以海防爲重當今沿海數千里洋船駢集爲千古以來創局已不能閉關自治正不妨借海運轉輸之便逐漸推廣以擴商路而實軍儲蘇浙漕糧現既統由海運臣前招致華商購造輪船搭運頗有成效江廣等省自軍興後奏改減價折漕民心大定若復徵解本色苦於運費無措加之於民則必滋事變取之於公又無此閒款似應暫准照章折解仍由各督撫體

察情形如可酌提本色若干石即運滬由海船解津較爲便速如京倉尙有不足再隨時指撥漕折銀兩由南省採買運津或派員在天津招商採辦亦尙合算疏上遂有河流既難挽之使南利運又別無長策之諭乃命戶部籌畫海運妥議具奏命東撫於張秋利津一帶加培民埝命總河於蘭儀東明一帶量築遙隄黃流由張秋穿運而行凡主挽回淮徐故道者無不以阻礙漕運爲詞即主因勢利導亦但就河勢而言而於運道終不能無徘徊却顧之意要不特是時之紛拏莫決也亦不特乾隆時孫毓二公之說不能行也自順治初年某言官嘗請使黃河北流而楊總河方興即以漕運力格之故其言曰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必不可以北欲挽北流而趨南自不得不逆其性而曲爲隄防二百餘年皆宗此說牢固而不可奪然曰挽南逆性則於河勢非順亦天下之公言也河自河運自運朱氏雲錦雖嘗發之於嘉慶之時然非海運著效則末由判而爲二建大議者固亦視乎其時哉主南行者不足堅持矣迨光緒八九年間山東之河不治彌甚患乃日亟張勤果公曜奉命查勘乃建南北分流之議其疏曰統計黃河下游形勢總慮盈滿爲災減水分流實爲當今之急爾儀乾河口從前高出水面計有兩丈近歲以來伏汛漲時僅有

六尺再歷數年誠恐黃流自尋故道衝入南河河身未濬隄岸未修四出奔流猝不及備爲患何堪設想全河挽歸故道勢實難行減水分入南河事尙可辦綜計南河上下游形勢若分黃流十分之三足以容納惟蘭儀乾河口必須橫築大隄緊接兩岸中間建造帶閘石壩分水多寡庶有限制三年之間如有積淤霜清以後酌量挑修議者每謂黃河不宜分流漢時河入千乘王景治之德棣之河播而爲八無河患數百年此分流之明效也近如滎澤中牟豐北以及銅瓦廂前後十六年四次漫口此河不分流不能無患之明證也其建帶閘石壩之法壩一連十二孔每孔口門一丈八尺閘以高出隄岸爲度約計二丈六尺下鋪根脚寬六丈頂面寬二丈四尺石壩以內仍應鋪墊石板以防跌塘之患近壩兩面各築石隄一段與壩相接於是游侍郎百川力主此說而延太僕茂則欲挽復淮徐故道防河之奪運而趨天津治運復漕免致海運爲敵人挾持挑深下游掣引正溜以堵築蘭陽決口否則仿劉大夏濬賈魯河或孫家渡口自上游分水勢以堵決口實則張勤果未創南北分流之議以前游侍郎於同治十一年官御史時曾疏稱南行北行二說利害互見及奉命察看黃河且以挽回南行爲非計其疏曰自來論河者分持南行北行

二說臣詳察形勢河本遷徙無常將來遇伏秋盛漲水復折而東趨自尋故道亦未可知若以人力挽之則勢有萬難者一則北隄決後已衝刷淨盡祇餘東西壩頭相距計一千六百九十六丈有奇就其間築隄節節進占工已甚鉅且全河正流北行中流堵禦以圖合龍必震駭非常辨理殊無把握一則故道以旁之沙嶺勢難挑動且徐海一帶河身洶出淤地千餘里民已盡行墾種一旦驅而之他民豈甘心失業南行之說應請毋庸置議迨見張勤果分流之議則謂祇用徒駭分水實不能容納與其遷就但顧目前終歸無濟曷若兼權熟計早爲久遠之圖既主流並非掣動大流全入南河不過就原有之河槽量加挑濬於南民田廬毫無妨礙且建造帶閘石壩分水多寡自有限制禦災捍患之計莫要於此蓋與胡侍郎之前後自相抵牾者略同張勤果疏上後即交江豫各督撫會議江督曾忠襄公國荃但以舊河湮廢舊隄坍塌廢利病未能逆覩爲言而覺羅總河成孚邊中丞寶泉則以築壩窒碍既多分流毫無把握合詞覆奏其說至詳已見工程門廷議綜羣說而折衷之亦謂攔河建閘未可輕試特以張勤果續奏援引延太僕挽回故道樽節估計分年籌辦之法爲可行請飭再議議未及定則鄭州告決水由陳州以入淮於是南

行之說盛起翁司徒同龢潘文勤公祖蔭乃會奏論之其疏大意以爲黃水南注有二大患五可慮而鄭重言之曰黃河自大禹以後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南行者五百一十九年是黃河由雲梯關入海本不可謂之故道即使指爲故道而現在鄭州決口由賈魯河入淮直注洪澤湖形如釜底北高南下斷不能導之使出清口其去故道尙不止百餘里安能挽既倒之狂瀾循久淤之舊轍乎故曰現在水勢斷不能復入黃河故道也或者曰山東數被水害遂以黃河南流爲幸不知河性利於北行自金章宗以後河雖分流大德中決蒲口至正中決金隄有明一代決而北者十四次決而南者五次順治康熙以來決而北者十之九決而南者十之一况今之淮水本無經行之渠黃水入淮安有歸宿之地下流不得宣洩上游必將復決決則仍入山東境內齊魯之間安能高枕哉故曰山東之患仍未弭也而湘撫卞中丞寶第則疏稱黃河之水奔激無定當使南北分流挽之順流歸海可免漫決之患黃水經行五省之地入海之路祇有三途一由天津之碣石一由山東之利津一由淮北之雲梯關天津畿輔重地無引河趨海之理雲梯關迤上舊黃河現聞兩江督臣籌議興挑如能一律深通直接海口是南趨之水業有歸路而利

津一途卽漢之千乘宋之東流金之北派自漢迄今實皆由此注海不若由今之石橋決口北達銅瓦廂以東循漫河故道開濬一河引歸大清河濶舊路分溜由利津入海順其勢可收一勞永逸之效分其勢不至全力注淮並於淮北歸海之路多開引河如劉老澗迤下之六塘等河雙金閘迤下之鹽河筦瀆河皆受中運河之水下達海口又如兩江督臣所議開成子碎石兩河尤爲洪澤湖上下游分洩要路均應一律興挑是疏雖曰分道疏濬而與張勤果分流之說又不甚同則議愈多而愈歧也適合龍後仍沿北行之故以迄于今而士大夫無復議及之者亦明於勢之不可復強也蓋自銅瓦廂決口以迄鄭工合龍中間數十年敝精研思相應以辨難之文者累牘連篇皆一時之名公鉅卿也每一議起中朝必綜羣說思求一萬全之策亦深憫此黎民之無告而必欲奠安之迄不可得則兩害相權而取其輕未肯鹵莽而貽他日不可復之悔也夫主南行者宋之回河之說也主南北分流者宋之二股之說也當其建議之初未始不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然欲於實事以求其是則未見說之可恃也觀於鄭工決後奪流而南一年有餘僅僅自淮入湖而止始終未聞自尋入海之路則雲梯關之不可復出昭昭然矣豈惟全河南行之不

可即分流十分之三又豈能望其必達哉山東昏墊歲罹備禦無術丁文誠之斷斷相持固守土之義之出於不得已然數十年來雖潰決連連而所謂東綱必至墮廢者終亦不驗故北行之說實勝南行胡氏涓畢生致力於水經之人其言河流變遷之由至詳且慎而終以北流爲歸孫麟曾李老成謀國之重臣也胡通儒也味其言亦足決指歸矣故備錄而論及之南行北行之道十之七八無涉於豫特下流苟有壅閉則上游實受其病亦猶河源實在塞外而自滎澤出山始猛豫雖居秦晉下而所宜窮究以致詳乃急於秦晉如人一身豫居腰腹其頂趾之何若其利病皆中之於腰腹非好爲詞費也入河巨川昔言伊雒澗澗今則沁爲最著張清恪公著居濟一得言之曰沁河發原於山西由河南武陟東四十里木欒店由西北而東南匯入黃河黃河之水至大而加以沁河之水尤大是以其害爲最甚蓋專言黃沁交會處也要其出濟源而歷河內其所獨行衝齧悍猛亦至可駭其爲安危幾與黃流埒則范氏泰恆之說至審矣

豫河志正誤表

誤	瓶	刊	明	殷	栢	侍	萬	嘉	川	秋張	徒	徒	末
瓶	刊	尚	殷	栢	侍	高	審	州	張秋	徒	徒	末	末
卷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數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二	二	六	六	六	九
頁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十七	十七	六	六	六	九
數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二	二	六	六	六	九
行	十一	一	四	十九	十五	廿二	廿四	十四	十二	十二	十八	廿四	廿三
數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七	七	七	三	卅三	一	七
字	一	二	廿三	廿九	廿	七	七	十六	十七	三	卅三	一	七
數	一	二	廿三	廿九	廿	七	七	十六	十七	三	卅三	一	七

陡

徒

四

十六

廿五

卅四